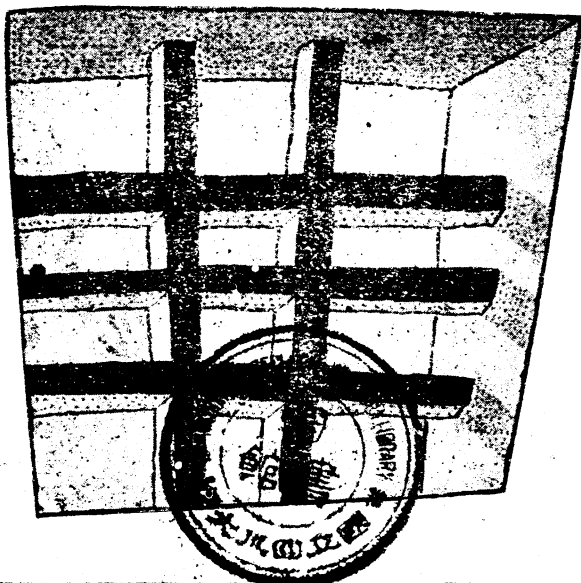


# 苦囚雜記

周毓英著



an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Price \$0.40

苦 囚 雜 記

周 毓 英 著

PAN 畫 作 畫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1 9 2 8

苦 囚 雜 記

1928, 11, 15 日付印

1928, 12, 22 日出版

1 ——— 1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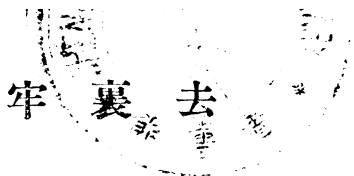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四角

# 目 錄

牢裏去	1
餓	17
飯裏的煤屑	27
瘋犯	43
蜻蜓	56
被扣的信	62
女人真好	78
偷飯	82



十點鐘的時候，王小五子被幾個穿黃制服黑滾邊腰裏掛着駁殼槍的司法警察押着送到監獄裏去。和小五子同去的還有三個，一個李阿毛，山東人，犯盜案的；一個彭老九頭，廣東人，上海話已能說得順口，他是販鴉片烟土的；還有一個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名字叫野鴨只，他是本地人，專門在電車上摸人家錢袋的。

他們的刑期是：——

王小五子      三年零一個月

李阿毛          五年整

彭老九頭      一年零十五天

**野鴨只 三個月零十天**

押小五子的車子是一部運貨汽車，他們兩個人合帶一付手摺，除野鴨只以外，各人還帶一個包袱，走起路來很不便，警察還在後面催呢。

“快走！快走！……”警察一。

“官司喫定了！”警察二笑嘻嘻的。

“野鴨只頂便宜頂愜意，只喫一百天。”警察三笑着說。

“李阿毛五年官司也不吃虧，強盜本來要槍斃的！”警察四猶笑的注視着阿毛。

阿毛想辨白幾句，抬起了頭，嘴唇一動一動的站在運貨車門口回頭望警察四，想說又不敢說出來。最後他口張開了，

“我——”

警察一不快活起來了，阿毛口張開了料理發出聲音來，早就被噶住了。

“望什麼，上去！上去！不要討厭！”警察一說了把手裏的皮鞭子揚一揚。



他們四個囚犯先爬上了車，警察把車後的兩扇門關好又加上了鎖。警察都把腰間的戒槍拿出來握着，子彈早就上好的。

車子開動了，涼風陣陣的從前面的車窗吹進來，在黑屋裏關久了的囚犯忽然處到這種境界裏覺得有一種不可明言的愉快和涼爽。

阿毛又想和警察講話，又被先前罵他的那個警察喝住了。

大家都死一般的靜寂着，阿毛雖然愛說話但是又怕警察罵，四條獵狗看守四隻兔子，阿毛他們四個人早已打死了心，定定心心的走到籠裏去，不去是不行的，去了憂急也是無用。

在野鴨只簡單的腦經裏，他想喫飯總比在外面一頓有一頓無一頓飽一頓餓的好些。住屋這裏雖然潮溼，還比今天睡這弄堂，明天睡那弄堂，有時半夜三更給巡捕趕走起來好些。衣裳不過白虱多些，濃濁的臭氣也很難聞，但比沒有又好些！但是，這一件是他最怕的，野鴨只在那個監獄裏已坐過七八次，有時還道不好一年竟坐



上兩次，合併起來差不多五六年官司了，可是牢裏面那些看守先生們所說的‘規矩’‘規矩’，到現在還沒有弄得明白。時常爲了違犯‘規矩’釘鐐，十天有八天要受看守的痛打。野鴨只終是莫明其妙，不曉得究竟什麼是‘規矩’，要是那個‘規矩’他能夠曉得了，他便可以不受那些無緣無故而來的痛苦，——這樣坐牢他也很高興的。

阿毛很想講話，警察却不高興他講。做鴉片生意的老九頭，他販土賺了不少錢，衣服也穿得很像樣。警察和他談話，老九頭反而冷冷的大不理。

警察一的臉忽然由兇惡變成和氣的，先惡狠狠的看了阿毛他們三個人一眼，而後改了一個笑臉和老九頭攀談：

“唔！老九，你先生這個苦也喫得下嗎？現在的公事真是頂真得很！省裏的上頭緊我們的上頭，我們的上頭又緊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緊你們！……”

“是的，”

“你們或者要說我們待你緊，……噢公事做的人真難做呢。”

彭老九頭烟癮發作了懶得說話而又不得不說，眼淚鼻涕像要流下來的樣子，嘴張大着打了個呵欠：

“噢苦命裏註定，那裏可以怪老爺們呢。……”

阿毛聽了歪着嘴笑起來，眉毛也移動着，很看不上眼的把老九頭開顏笑：

“你命裏註定要販鴉片烟土呢，……呵呵，呵呵，……”

警察四聽見阿毛說話便不快活了：

“總有你講話的分兒！誰叫你講的？”

“講講也不要緊，先生何必這樣認真起來？”

阿毛放大了胆量。

四個警察的八隻銅鈴似的眼睛都怒視着阿毛，老九頭的眼珠子向來是沒有光的，這時也得意似的發出光亮來射在阿毛身上。王小五子和

野鴨只對阿毛當然表同情，他們怕阿毛又要喫警察的苦頭了。

靜了三分鐘之後，警察三聲氣兇猛的罵出來了。

“強盜真沒有好東西！我們談心有你的講話分兒？不要喫點苦頭！”

“……”阿毛把頭低下了。

“你這倒是賺錢的買賣呢。”警察二是個忠厚長者，也來對老九頭送笑臉了。

“原是喲！我是將本求利的，又不是憑空搶人家的！騙人家的！詐人家的！偷人家的……”

“國法定了的，那有什麼法子。”警察一插下去說。

“我們做這個生意利息頂好也不過三四分錢，誰高興做呢，不過自己吃上了沒有法子。”老九頭一口氣把話講說完了。

“錢，你總賺得不少了。”警察一。

“做這種好買賣都是發財的。”警察四。

“我是將本求利的，那裏有什麼大錢輪到我

賺，夠開銷罷了。……”

“不會的，這生意不會不賺錢的。”警察三媚笑說。警察一從褲袋裏探出烟匣來，先敬敬的送一根給老九頭，自己也啣了一根。其餘三個警察也各自拿出烟來。警察四搶着替老九頭點了火。

野鴨只看了口水都流出來了，小五子素來也抽烟的，但是不敢向警察要，眼睛睜大着在那裏羨慕老九頭。祇是阿毛氣得鼻子裏氣都嘆不轉，坐在那裏肚裏罵人。警察一的烟抽了五六口，手裏還有六七分長的一支屁股，隨手丟在面前，小五子見了命一樣的搶去拾。那時警察一倒沒有留意，可是警察四看見了，罵起來了：

“媽！王小五子！你要抽烟，是嗎？”說着提起脚踢了一下小五子那隻拾烟屁股的手，順便把烟屁股也踏掉了。“你曉得你是犯人嗎？犯人抽烟有嗎？你在車上抽烟，給過路的見了要不要說閒話？！”

小五子嚇得連忙縮回了手，坐着動都不敢動。老九頭昂着頭很得意了，把烟霧固意吐在阿

毛面前誇耀，又有點看不起小五子的神氣。

阿毛便不平起來，對老九頭狠狠的：“你收起點吧，不要騎了雄獅子的太陽武揚威，爬在人家頭上。抽點煙有什麼闊氣，把煙霧都吐在我的面上。”

“你這個混蛋，我們特別優待老九，關你什麼事？煙霧吐在你面上，你什麼辦？蛋混！”警察四對着阿毛罵。

“我什麼辦，我是犯人，他也是犯人呵！他非但特許抽煙，還可以把煙霧吐在人家臉上！”阿毛終究不服氣的說了。

警察四暴跳着，俯着腰要來打阿毛，但是車廂太窄，祇能一脚躡空一脚踏地的罵阿毛，又像替自己叫屈。

“喔啲啲！反了！反了！反了！……”

警察一立刻插口止住警察四的叫聲，做什麼叫起來，監獄快到了，到那裏招呼一聲，把點好處他受用受用就好了！”

大家都沉默着，老九頭得意得莫明其妙的

看看警察，又回轉頭看看阿毛，看看小五子。看看野鴨只。阿毛聽了警察一的話，心裏就有鬼，頭也不敢抬了。

經過二十分鐘的沉默，汽車開到了監獄的大門口，略停了一下，一個警察先進去通知監獄官，把鐵門開大了讓汽車直開到監獄官辦公室前的曠場上。

四個囚犯下車排列着，像等待什麼似的立着。另外有二個監獄裏的看守掂着槍在傍邊守候。

警察一手裏拿一張紙點交與監獄官，監獄官接了紙頭便和商家點貨一樣的來查點囚犯。

下面監獄官和囚犯一問一答來了：

“王小五子。”

“有！”聲音很高。

“那裏人？”

“浙江人？”

“多大年紀。”

“三十一歲。”

“犯什麼事?”

“軋姘頭。”聲音很低。

“判幾年。”

“三年一個月。”

看守拉小五子站開去了。

“李阿毛。”

“有!”聲音很高。

“那裏人?”

“山東濟南府。”

“多大年紀?”

“二十八。”

“什麼罪?”

“強盜!”聲音很高,警察和看守都注目他。

“判幾年?”

“五年。”

“看守又拉了李阿毛也站過去。

“彭老九頭。”

“有。”

“那裏人?”

“廣東。”

“多大年紀？”

“四十五。”

“什麼事？”

“煙土。”

“判幾年？”

“一年十五天。”

看守很客氣的招手叫老九頭走了過去。

“野鴨只。”

“有……有……有”

“那裏人？”

“上海。”

“多大年紀？”

“二十九。”

“犯什麼罪？”

“拿一 眼眼物(台未)事。”

警察和看守闕然笑了起來，點名的監獄官也笑起來了。

“判你幾年？”



“三個月零十天。”

四個囚犯又立成一列。

警察一向監獄官說：“四個！”

監獄官看了囚犯一眼，轉過頭來回答：“四個，不錯。”

“請寫收條，我們好回去銷差。”

“是。”

警察四暗地裏拉了一下警察一的衣角，在在耳朵上講了幾句，看阿毛一眼，警察一又向監獄官耳朵上說了幾句，也向阿毛看了一眼。監獄官點點頭，警察便回去了。

看守把他們領到一條走廊底下，又來一個看守來搜查他們身上和被服，第一個先查彭老九頭，彭老九頭頭上戴頂黑色新呢禮帽，看守把帽子一把抓下來，遠遠的望天井裏一丟，“媽的！”

“請保管吧，不要丟掉。”老九頭請求看守。

“不行，不行。”說着又在他週身摸索。老九頭灰黑臉色，黑漆牙齒，身上一點肉都沒有，只

是一層皮，一看而知是個老煙癮。所以搜得特別利害，半新舊的直貢呢馬掛剪成了四塊，一件舊了的華絲葛夾袍也剪開來把裏子翻出來查看。野鴨只看得把舌頭伸着，以爲這麼好的衣服剪了真是可惜。把褲帶子解下來，看守又伸進手去在生殖器部和肛門部也摸索過了。襪子鞋子都脫下來看過，夾被也用剪刀剪開來看過。老九頭哀懇不要剪得這樣粉碎的，看守很不在意便打了一個耳光。“你想帶幾個煙泡進去是不是？”

阿毛好像人家替他報了仇的樣子，張開着口在那裏笑，看守又怒氣勃勃的跑來把阿毛也打了一下“開心什麼？”

第二個搜野鴨只，野鴨只身上什麼都沒有，下身兩條單褲，上身穿四件小褂，腳也是赤着的。

第三個搜阿毛，也很簡單。

第四個搜小五子，他一條單被，一個小包袱裏面幾套褲褂，身上穿一套夾襖夾褲。搜十分鐘

搜查到的東西是三條褲帶，老九頭有十幾塊銀洋和一個熱水瓶都交給監獄官保管去的。

另外一個看守來招呼他們：“跟我到科長面前去問話！”

在科長面前受了一頓教訓——不是教訓，是一頓侮辱。一人拿了一塊印着數目字的硬紙。那個看守又送他們到一個鐵門前面立着。另外又來一個看守，又在他們身上摸索了一遍，也可以說是侮辱了一遍。等了沒有十分鐘，鐵門裏走出一個帽腰裏圍着兩道黑線，聲勢比看守神氣些，那是中央主任，就是看守主任，不過獄裏面都叫中央主任的。

主任從鐵門裏走出來立着；先眼睛一轉把四個人都看了一遍。看着手裏拿的一張白紙條便叫：“王小五子。”

“有！”

主任把小五子手裏的紙牌和自己的對了一下，便招呼小五子：“你叫五百八十三，五百八十三就是你的名字，這裏不叫名字，如叫五百八十

三，你就要答應。”

“是，是。”小五子恭恭敬敬的。

“李阿毛。”

“有。”

“你叫五百八十一。”

“是。”

“彭老九頭。”

“有。”

“你叫五百五十九。”

“是，是。”

“野鴨只。”

“有……有。”

“你叫九百三十八。”

“……”

“你叫九百三十八番，曉得嗎？”主任高聲的。

“是，曉得。”

主任帶他們三個進了鐵門，又轉進一個木柵大門。那裏是一條弄堂，兩面牆上密密的一個

一個的鐵皮小門。主任叫看守開了一個門，裏面先已有三個人了，他們昏昏迷迷的走了進去，鐵皮門又關上鎖好了。

他們茫然的看了一下四面的石壁，嘆着氣坐在地上。

不久，一個看守又拿來一付腳鐐和一付手梏，給阿毛帶上。

## 餓

“我快要餓死了！”

阿八全身戰抖着，他是昨天天將黑的時候押進來的，在法庭裏一天工夫一點東西沒有吃，到監獄裏時候已經四點半鐘，飯早吃過了。他夜裏已經餓得很難過，所以天一亮他就在二寸高三寸寬的門板上的洞裏叫看守。叫看守不是容易的事情，和他同房的老囚犯老九在阿八一跨門之後就招呼過他的。但是他肚子實在不能忍受，冒險也只好冒一下。雖然恐懼得發抖，抖的程度至於兩條腿站立不住，手扶着門檻仍舊抖，但是終於叫出了：

“我快要餓死了！”

看守在監房的弄堂裏踱來踱去，右手握着一個牢房上開門的銅鑰匙，雙手叉在背後。有時頭仰起來看看天窗，有時彎下去看看地面，有時在各監房門的門洞上張望。阿八叫的時候，看守正張望着二十八號的監房裏。阿八住的十九號，離開二十八號三四丈遠，阿八的聲音看守還不能聽得明白。看守先問了一聲沒有人答應，向發出聲音的地點跑近了十幾步，接着問了幾聲：

“誰？什麼人叫？！”

問了好久，阿八手扶着門檻只是發抖，沒有勇氣答出是他叫的話來。但是肚子餓得受不住，他想等看守再問的時候，他一定要鼓起勇氣冒一次險，輕輕地答應是他叫的。

看守問了幾聲沒有人答應，踱着步張望了幾個監房，走開去了。

阿八還是在門檻上扶着，口張在門洞上一開一合的弄了四五次，喉頭則是發不出聲音來。

同房住的九百八十九番年紀比阿八大十來歲，他知道阿八叫是一定沒有好結果的，弄得不好又是討一頓打，黑米飯是無論如何要十點半鐘才有得喫的。九百八十九番勸阿八不要叫：

“七百四十三番，你不要叫吧！沒有好處的。這裏是一天兩餐，早上十點半一餐，下午四點半鐘一餐。定規的！你叫也沒有用！”

“……”

“給看守先生打了，還不是你自已晦氣，我看你不必叫。”

阿八是才押到這個新式的模範監獄裏來。這裏面的利害他當然不曉得。法庭的拘留所裏的看守先生雖然兇惡。但是餓這一類的事情哀哀的請求的時候也可以通容的買一點東西進來喫的。阿八恐懼得發抖，看守又踱回來了，阿八鼓起了勇氣，喉頭裏發出了一點微小得不容易聽辨的聲音。

“先生……”

“什麼？……”



“我……”

“你多少番號？”

“七百四十三。”

“剛才是你叫的聲音嗎？”看守的面孔沉了下來。

“我我我沒有叫，……”

“你沒有叫，我聽着你叫的，你還要賴！不是你，誰叫的？……”

“我我沒有叫，……”

“現在，你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肚子餓得很。阿八全身戰抖得更利害，聲音也有些戰抖了。

“肚子餓，怎麼辦？”看守很莊重的樣子，反問阿八。

“我想請先生替我買，買，買兩個燒餅。”

看守的兩個眼珠子在眼眶裏轉旋了幾下，左手撐在門上。

“燒餅！燒餅！”

阿八餓得發黑的眼睛，用力注視看守的臉，

看見看守把白多黑少而突出着的眼珠子在眼眶裏旋轉着，他的兩腿便軟軟的快要立不住了。免強的撐持着；

“是……是……是的！”

“……”看守還是旋轉着眼珠子。

“燒餅……燒……餅。”

“此地的規矩！你曉得不？”看守的眼珠子不旋轉了，眼珠子突出着，臉皮漲得鼓鼓的。

“……”

“你幾時來的？”

“昨……昨天……”

“混蛋！規矩還沒有曉得，就來胡鬧！”

“此地還有什麼規矩嗎？先生！”阿八聲音很低很柔，樣子再要更乞憐些是裝不出來了。

“混蛋！告訴你嗎？混蛋！”看守不耐煩得暴跳起來，“混蛋！不給你利害，規矩你是不會曉得的！”

阿八起初是嚇得發抖，現在氣得發抖了。他聽着看守罵，說要給他利害，但他並不曉得利害。

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他真氣得要在刀口上去碰一碰。看守所說的要給他受利害，他想：“他如何來，我如何受吧。”

阿八這樣一想，戰抖就略停了些。

看守走回桌子的地方拿了根寸把厚的一條戒尺，立在監房門前很兇猛的樣子。把戒尺指給阿八看。

“什麼規矩，我沒有氣力告訴你，請牠來替你講吧。”

看守說着把發光亮的丁字形的銅鑰匙塞進鎖孔，執着鑰匙柄一旋，把黑鐵皮包裹的門開了開來，很兇猛的站在門口，聲音猛烈的命令阿八。

“出來！七百四十三！出來，出來！”

阿八像受了催眠術的樣子，不由自主的兩脚移動着，把身體搬了出來，呆呆的立在門前，和阿八同住的幾個囚犯不敢走到門口來看，端端正正的坐在牀沿上，側着耳朵聽打的聲音。

“伸出來！”嚴厲的命令。

阿八右手一縮左手一伸的踟躕了一會，終於不敢伸出手來。

“手伸出來呀！”看守把戒尺揚一揚，眼珠子突出着像銅鈴般的要掛到眼眶子外面來。

“……”

“伸出來呀！”

“不伸出來嗎？”

“……”

“你……”

看守橫拿着戒尺打阿八的手背，阿八手一縮沒打到，看守氣極了。

“你，叫你手伸出來，你手又不伸出來，打你又還要縮；個個囚犯像你那我就不成人了！你得！”

阿八全身嚇麻木了。

“不伸出來嗎？”

“……”

“喂！”看守把戒尺在阿八肩膀上打了一下，像是提醒阿八的樣子。“手！伸出來！”

阿八忽然很迅速的手伸了出去，手心向着下面，眼睛注視着手背。

“手掌！畜牲！”看守把戒尺藏在背後。

阿八把手心朝上。看守抽轉戒尺舉得高高的要打下來的時候，阿八的手又迅速地縮回了。

“混蛋！你手真不伸出來？！”

“……”

“伸出來！”

阿八曉得今天這頓打躲也躲不掉了，並且手伸出去更慢的時候打得更重。可是終於怯弱得不敢伸出手去。

“你不伸出來！我也有辦法！”看守說着把手指着中央，“要我去叫幾個人來幫忙吧？”

“先生，饒我這一次吧！”阿八閉口很久之後，才想到這個討饒的方法。“下次再不敢講什麼了！”

“你不敢！就不該叫呀！下次不敢，饒你下次好了。這次你是已經叫了，打你這次啊！不要多麻煩，伸出手來吧。你既下次不敢再叫再鬧，這

次就打二十記！打輕點！如再要麻煩，那，我就對不起了！”

“先生！……”阿八哀叫着。

“伸出來！伸出來！”

“先生！……”

“不打不行的！”看守揚着戒尺。

“……”，

“不要麻煩，我性起了不好玩的！”

“輕點好吧！”阿八的手伸出來了。

阿八這次伸出手來，他腦中譬想着那隻手不是他的，咬緊着牙齒任他打。

啾，啾，啾，啾，啾。

看守身子跳起尺把高，一口氣打了五下，換了一口氣再打。

啾，啾，啾，啾，啾。

看守又換了一口氣。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進去！畜牲！”看守打滿了二十記，額上汗水都打出來了。

阿八兩手輕輕的合着摩按，掌心發辛劇的麻木和疼痛，兩腳搬動了跨進監房門，在自己的牀沿上坐着垂淚，又不敢哭出聲來。

## 飯裏的煤屑

“這什麼東西？二〇一！”看守在囚犯的草蓆下面搜出一個牙粉袋子。拿在手裏重頓頓的覺得裏面不是牙粉。“牙粉很輕的，現在這個有三四兩重，牙粉裝得最滿也不過六七錢。”

“先生，是牙粉呢！”二〇一從容不迫的伸手去接牙粉袋子。

“我不相信！”看守拿牙粉的手垂了下來，不還袋子給二〇一。

“真的是牙粉。”

“有這樣重的牙粉？”

“……”二〇一急得一時想不出答語，但能



度却很鎮定，兩粒眼珠注視着看守，像很不在意的樣子。

“你放了什麼東西在裏面的？不要在我面前打過門！你把牙粉倒出了，把別的東西封在裏面。硬硬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你終得自己說出來。”看守說着把牙粉袋捏了幾捏。

二〇一還想撕個謊騙過去，裝着很鎮定很鎮定的樣子，兩粒眼珠子有秩序底慢慢的轉動着，慢吞吞地拖長了字音答復看守：——

“什麼硬硬的，牙粉受了溼氣就結成塊的。”

“牙粉受了溼要結成大塊的，那裏會結成這米來大的小塊。”

“也許會成小塊。”

看守把牙粉袋子重重的捏了幾把，“不對喲！牙粉成了塊也還捏得碎，這米來大的小塊很堅硬很堅硬呢，捏了好幾下都捏不碎，是什麼花樣，你要老實講呀！現在東西已經握在我手裏，還騙得過去嗎？”

“疑心生暗鬼，你先起了疑心，以為這一定

不是牙粉，所以連你的手也捏不碎牠了。那完全是心理作用！”

“唔，唔，……”看守終究不相信，把頭連連的搖着。

“不相信，我來捏碎給你看！”

“……”看守凝神注視着二〇一。

“我捏碎給你看吧。”

“真的什麼東西？說了省得我拆開來看。也少些麻煩。”

“實在是牙粉。我今天早上不過才拆了一包，否則把這一包也拆了讓你看個明白。先生，你真不要疑心！我在這裏登了快四五個月，犯過規則沒有？先生素來待我又是很好，特別優待我，我反會欺瞞先生嗎？”

“……”看守很疑難的搖搖頭。

“……”二〇一向看守微笑。

“你老實說了是什麼東西就好了，我決不難為你。給上頭科裏知道了連我們也受處分呢。”看守很慈悲的，照他語氣他一定會要原諒二〇

一的。

“……”

“你說我疑心生暗鬼，其實是你撕謊的。我用力捏都捏不碎，並且覺得裏面哧落哧落，好像是一粒一粒的東西。——你該老實說呢！”

“……”二〇一還是微微的笑。

“一定不是牙粉，你說了吧。如果是犯禁的，我替你帶到外面去藏起來，若不是犯禁的，我當然不干涉你。你假使把犯禁的東西也放在監房裏，查出來非但你自己喫不消，連我們當看守的也要倒楣呢。”

“我曉得先生素來待我很好的，所以不騙你。”二〇一還是不動聲色的回答。

“……”看守正要發問的時候，忽然門口有人站着講話。二〇一和看守都沒有注意到。那是陶看守長查監房來了。陶看守長查監房向來走路都輕腳輕手，一頭走一頭張望，所以囚犯和看守們有什麼弊端總不敢在他的班上做，如果做了靠得住要被查出。

“什麼？做什麼？……”陶看守長圓光光的兩個眼珠子一左一右的旋轉着，注視着，目光照着全室。

“一包牙粉。”二〇一不動聲色的回答。

“……”看守却手足無措的注視着二〇一。

“牙粉！牙粉？什麼？”陶看守長很疑惑的樣子。

“是的，牙粉。先生（看守）不相信，在這裏問我的。”二〇一態度很鎮定。

“牙粉，真的牙粉？”陶看守長站在門口，雙手叉在背後。

“……”

“……”看守把牙粉袋子仍舊放在二〇一的草蓆下面，手拿着鑰匙很不好意思的走了出來。

陶看守長見看守出來了，他也回過身子預備看別的監房去，看守把門關上了，鑰匙塞進鎖孔。正要鎖起來的時候，忽然陶看守右手揮動着

又叫他開開來。陶看守長起初看二〇一的態度很鎮定很光明的樣子，所以沒有什麼疑心便走開了，後來看見看守的踟躕無措的行動却就生了疑心，以為看守在搗什麼鬼。

“把那包牙粉去拿來我看看！”陶看守長。

“是。”看守。

“哦，哦，”二〇一聽了想拿一包真的牙粉給陶看守長看一看，好過了門去。不幸沒有拆過的牙粉一包都沒有，祇有正在用着的一包，又不好拿出來。一時急得想不出方法，祇把草蓆子上的衣服一件一件抖着看，像在尋找的樣子。

“在草蓆子下面呢。”陶看守長。

“……”

“……”二〇一還是把衣服一件的抖着，不去翻草蓆子。

看守站在門口呆呆的看着。

“唔！……”陶看守長一步就跨到二〇一的床面前，形勢是兇猛的，“在草蓆子下面！把衣服一件一件的抖着做什麼？在我手裏過門是過不

過去的，衣服裏也沒得變出來！”

“你不肯拿我來替你拿！”陶看守長把草蓆子扇了過來……

二〇一伸出右手去搶牙粉袋，給陶看守長一脚把右手踢了回去。

二〇一的右手腕部馬上癢紅起來，退開幾步站在牆角落裏左手捧着右手戰抖，不知是痛得發抖呢，還是恐懼的戰抖。

看守也走進來了，和二〇一同住的二個囚犯九九七對陶看守長的正面坐着，面孔蒼白得像大理石彫像。一九七在陶看守長左側邊，把舌頭一伸一伸的看看看守，又看看二〇一，看看九九七，看看陶看守長的背形，看守把一九七怒視了一下。

陶看守長把牙粉袋子拿在手裏一頓一頓的，“唔！那不是牙粉呀！不是牙粉呀！那有這樣重的牙粉？”

二〇一站着不動，除掉他兩隻手在戰抖以外；眼睛定了神，身子木立着完全和石像一樣。

陶看守長看一看二〇一，又回過頭來看一看看守，又監房的四週圍白墻的牆壁上也看了一下。

“這不是牙粉！”陶看守長在拆牙粉袋子了。很迅速的把齊着袋口的地方撕去一條紙，把裏面玻璃紙的襯袋抽出來，很費勁的注視着，他自己也疑惑起來了，那裏面只是一大握的米粒來大的碎煤屑。

陶看守長很疑惑的看着二〇一和看守，他覺得這謔鬧了祇鬧出一握很碎的煤屑，太無謂了。嘴裏低低的流出幾個字音：

“唔，唔，那做什麼？煤屑，煤屑。一握很碎很碎的煤屑！”

看守很驚異的看着二〇一：——

“二〇一！什麼用的？唔！……”

二〇一向來在外面是江湖上走走的，這時候手痛已好了些，於是盡力鎮定下來，他走上陶看守長面前，想把牙粉袋子和碎煤屑要回來。

“看守長，這是我無聊的時候弄着頑的，想

冒充一包假牙粉，沒有什麼用處的。”

“你早爲什麼不肯說呢？”陶看守長。

“怕你罵我做這種無聊事情。”

“先生(看守)問你爲什麼也不說呢？”

“我想推得過就推過去，說出來不是白討罵呢。”

看守以爲事情不喫緊了，握着發光亮的鑰匙走去立在陶看守長的背後，陶看守長轉過身來看一下看守，又看一下二〇一，便連牙粉袋連碎煤屑交給看守。

“這什麼地方來的？”陶看守長。

“這個我不明白。”看守說了一句又問二〇一：“這東西什麼地方來的？”

“我是從外面帶進來玩的，假使會犯規則，就丟掉好了。”

看守又把碎煤屑細細檢查了一下，給他檢出四五粒乾飯。他把四粒乾飯特別檢出來，放在掌心裏送到陶看守長的面前去。

“看守長，你看呢，碎煤屑裏面有乾了的飯



粒，恐怕不是外面帶進來的。”

陶看守長害了眼睛才好沒有幾天，戴一付黃色眼鏡，兩粒眼珠子雖然在眼眶裏滾來滾去的轉得很利害，却是昏花花的並不注意看東西。他聽見看守說碎煤屑裏有乾了的飯粒，才很驚異的退下眼鏡，俯着頭睜在看守的掌心裏看。

“唔唔，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奇怪！奇怪！這是什麼意思呢？”陶看守長把眼鏡仍舊戴了上去。

“究竟什麼地方來的？”看守問。

“……”

“你講吧，究竟什麼地方來的，外面為什麼要帶點碎煤屑進來？並且裏面還有乾了的飯粒。”

“什麼地方來的？”

“……”二〇一想延過去不說。

“你們看見他從那裏來的碎煤屑？”陶看守長問九九七和一九七。

“……”九九七從床上立正在地上。

“……”一九七看見九九七立正在地上，

他也趕忙立正着。

“什麼地方來的？你們見他。”

“他，他，他……”

“他……我不曉得”

“你們都不曉得？”

“我是昨天才調到這號子（監房）來的。”九  
九七戰戰兢兢的回答。

“你應該曉得吧？”陶看守長問一九七。

“我，我，我……我沒有見過他有碎煤屑。”  
一九七語氣很緩的回答。

“你們住在一個號子裏的人什麼會不曉得  
呢？說了不要緊的。”看守勸九九七和一九七說  
真話出來。

“我……我……我”

“我們真不曉得，曉得了不會不說的。先生  
你問他（二〇一）自己就曉得了，他沒有給我們  
見過，更沒有告訴過我們。”一九七一口氣講完  
這幾句話，額角上汗都蒸發出來了。

“不要和他們說！”陶看守長見問九九七和

一九七都問不出根底。

二〇一 是老於江湖的，不動聲色的立在牆角落裏，靜等着他們的辦法。

九九七和一九七仍舊坐下在床上。

“還是你自己說罷，不要多麻煩！”陶看守長勸二〇一。

“是的，你自己說是最好的，”看守和着陶看守長。

二〇一看這個形勢，事情是推不過去了，他在籌想把事實說出來了如何答辯的話。眼睛當然不肯轉動，頭也帶俯一點。

“說喲！爲什麼不說呢，不要多麻煩！”陶看守長催促着。

“不說是不行的！”看守。

“其實這沒有什麼意思，這很無聊，是我從飯裏挑選出來，留着玩的。”二〇一知道事情不說不行他終究被逼着說出來了。

“喔喲喲！飯裏面的碎煤屑有什麼希奇？值得你留下。”陶看守長用神祕的目光注視着二〇

一。

“碎煤屑有什麼好玩呢？”看守說。

“唔！什麼作用啊！陶看守長眼睛半閉着，左腳架在二〇一的床上，在思索這事情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幕。

“噢噢，又是這麼一回事了。哼哼！好兇狠！好兇狠！陶看守長自言自語着。

“身上和床上再搜一遍，看還有沒有。”陶看守長吩咐看守。

二〇一的臉色灰白了，全身也幾乎失了知覺。看守搜他身上的時候，他呆立着像沒有曉得的樣子，看守拉他站開他就站開，看守拉他的手舉直起來，他的手就木植着直僵僵的像一個影像，看守在他身上從頭到腳都摸索過了，沒有摸到什麼東西，床上是很簡單的只有一塊草蓆子，幾件單衫褲，搜查了五分鐘也完了。最後的結果、什麼都沒有搜到。

“報告看守長，他身上和床上沒有什麼東西了。”看守告訴陶看守長。

“陳襠裏！”陶看守長聲音很高的對看守發怒。

看守馬上又俯下身子在二〇一的下部摸索了好久，這樣的摸索自由人是受不了的，完全是侮辱人的！

看守在二〇一身上摸了又摸，緊貼着皮膚一寸一寸的摸，鞋子襪子都脫了下來，褂子也脫了下來，全身都裸露着，祇剩一條短褲遮着體羞，這樣嚴密的搜檢了之後。看守又報告了。

“報告看守長，沒有什麼。”

“唔！……”陶看守長手指着二〇一的生殖器部，目光一忽在看守身上一忽在二〇一的生殖器部——兩者之間移轉着。

看守伸手在二〇一的生殖器的龜頭上隔着一層布的摸一下，沒有摸到什麼。又深入一些去摸陰毛和腎囊，看守的手伸進去一些二〇一便退後一些，……

“不要動！”陶看守長叱二〇一。

看守很迅速的把手伸入兩股之間，“唔！唔！

有了，有了！”

看守長把頸子伸長了一寸多，九九七和一九七也觸了電的樣子應着看守的聲音睜大了眼睛。

二〇一繃着眉頭向後退走，看守把他的腎囊拉住著。

“不許動！”陶看守長又叱二〇一。

“在生殖器部下一點的地方，似乎有什麼一個團團的東西。摸是摸不出的，最好把褲子褪下來。”看守告訴陶看守長。

“那叫他褪下來！”陶看守長高聲說。

看守把二〇一的褲腰拉了一下，監獄裏的褲帶子都是二尺長的一條細草繩，看守把褲腰一拉，草繩便斷了，褲子已落下在脚上。一大叢的發光的黑毛上面蓋到肚臍，下面牽連到肛門，生殖器的龜頭的勁痕上繫着一根線，線的另一端繫在腎囊上這中間便懸掛着一個雞蛋那麼大的一個小布袋。

這樣一幅一目瞭然的圖畫，陶看守長看着

頓腳了：“二〇一！這樣下作事情你也做嗎？你曉得今天抄號子！（搜檢囚犯住的房間）所以藏得這樣週密。但是號子上午已經抄過了，你爲什麼還放在褲襠裏呢？”

“兩大腿下面你擠着不痛嗎？走起路來兩腳一開一開倒像有小疝氣呢。”看守帶笑的說着，蹬下去把布袋子解了下來，雙手捧給陶看守長。陶看守長把布袋拆開來，第一層襯着油紙，第二層草紙包裹着一張字很小的字紙。陶看守長把字紙攤開來看，頭連連搖着，“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陶看守長搖着頭出去了。這裏面是什麼事情，連看守都莫明其妙，九九七和一九七也不曉得是什麼事情。

“哼！哼！好狠的心！”陶看守長跨出門的時候又這樣說了一句。

明天早晨二〇一便被調到一個！住一間黑暗的小房子裏去，此後關於二〇一的事情便沒有人曉得了。

## 瘋 犯

二鐘五十分到四點半的時候，這時間看守的監視向來都不嚴緊的，大家很謹慎的低細了聲音，最好把嗓子先弄啞了，可以乘這機會談談天。

C君是寄押在監獄裏還沒判決，所以他沒有番號，還是用他的名字。

“C××先生，這個時候我們來談談天罷，老是悶坐着會鬱出病來呢。”徐迦萬說。——徐迦萬的番號是一六五，江北人，官司已喫了六年多了。

“有什麼天談？喫官司是應該和死人一樣的



坐着不講話，講話是犯獄規的，討了打不是玩的，釘腳鐐的苦更是喫不下。他們講起來總是獄規，其實有什麼，隨他們的高興，獄規就是他們，他們就是獄規，講得透澈些，他們豈止不講獄規，他們連法律都不遵守的，法律所管治的，(C君說着把手在面前畫一個圓圈。)就是我們這一羣了!”

“你講的話我是懂的，但是沒有法子。”

“有法子也不會做。”

“講到這些話，我告訴你一件沒有人道的事情，這全是D看守長幹的，醫官當然也有責任。

“事情就如下面所說的：——

“一百子番是個上了圈套而來牢裏的一個，他家裏很幸福，妻是經過相當戀愛時期而結婚的，岳家是個智識階級的人家，他自己家裏有父親和母親，生他一個獨子，家境自然很好的。

“那一天，他同了他的新婚妻在杭州西湖度了蜜月回來，一下車就給幾個巡捕和幾個穿黑

長衫的包打聽帶住了。他摸頭不着腦，這樣的火勢自然嚇的他目定口呆，面紅耳赤，混身攢抖起來。這包打聽就越看越疑心，不問三七二十一，就從一百十番自備的黃色汽車上拖下來，替他戴上鎖梏，丟下他的新婚妻在汽車裏，就把他牽去了。

“後來移到法庭裏，他才曉得自己是強盜。

“一連審訊了五庭，他當然不會招認，實在也無從招啊！可是法官一定說那筆案子是他做的，第六庭薄了原主來對，原主也說不是他搶的，搶的時候沒有看見這個人。但是法官說：是他搶的，你們那天夜裏嚇昏了如何看得出，法官的話說得鐵一樣的堅定。

“一百十番的父親和岳父也來替他證明，說原主被搶的時候，他還在西湖渡蜜月，決不能分身到這裏來做强盜，況且他平素做事謹慎，生性馴良，決不會做出這等事情，他們都願以身家性命担保他。可是法官咬定牙根不肯，法官說他到西湖渡蜜月全是假的，不過衆人面前遮隱的話，

那筆案子確是他做的！

“終究，一百十番受不了苦刑敲打，那筆強盜案他招下了，是法官指定一半，他自憑空想出一筆證據併合起來，口供定結實了。本來照他的罪要定無期徒刑，是他的父親和岳父的奔走運動，法官馬馬虎虎判他二等有期徒刑七年。

“罪判定了，第二天就移押到這個監獄裏來。自然，他是有錢的人家，與獄長面前，各科長面前都是有了招呼的。父親，母親，岳父，新婚妻，每禮拜都有人來接見他。這裏監獄對普通苦囚犯都是一月接見一次，並且也不許帶東西進來，但對他是特別的，因為有錢可使鬼推磨，所以每月接見次數有限制，東西也可以帶進來，生活得很舒服啊！

“第一年這樣快樂地過去了，第二年還是這樣快樂地過去了，第三年上只快樂半年，以後就苦起來了。

“事情真湊巧，他的母親在第三年的五月染疫病死了，大家把這消息隱瞞着，他沒有知道。

他的新婚妻來接見雖然哭得比往時利害，他以爲她思念他而哭泣，並不知道他的母親死了呢。

“後來沒有幾個月，事情又發生了。他的父親做着孤翁，而他的新婚妻是活寡婦，要守貞七年的活寡婦。

“你想，一家伴着這一對人會妥當嗎？雖然年齡相差得遠哩！一個四十多，一個才二九一十八！

“五月裏他的母親死後，八月裏他的父親就和他的新婚妻合上了！

“但是一百十番終究還睡在鼓裏呢。這些事情他都沒有知道。就是接見次數稀少了，他的父親四五個月不來，新婚妻二個月才來一次，並且見面時只是臉紅着，也不哭了，會話除了‘好’和‘是’以外，她自己從不發一句問話或安慰的話。東西除幾塊麵包和幾件舊衣服以外，別的一樣都沒有。他的岳父呢，奇怪！他來接見的時候，先是滿面紅燒，最後就哭起來了。一百十番想他老人家現在也哭了是什麼緣故，他以爲他的新婚

妻欺侮岳父了。他想女人的心理是頂奇特的，因為丈夫坐牢，使她受了許多痛苦，因此移怒到她父親身上也許是有的事情，只是受些女兒們的委屈也是平常，岳父何必掛下老淚來呢。

“到十月，竟整個月的沒有人來接見了，監獄官長和看守先生待他也一天薄一天，打雖不至於，但罵和冷言冷語是常常加上來了。

“舊曆的八月半，中秋節，向例獄中每一個囚犯可以花三百錢買獄外值一百錢一磅的臭豬肉，花十二個銅板買獄外值二個銅板一個的月餅二個，但他向來就是特別辦理，除了他家裏送來以外，他自己還可以特別買幾樣。這時他又照例向科長請求，那科長先是遲疑不決的樣子，最後他要回科裏大家商議一下再答復，理由是他們監獄裏是平等主義，衆囚犯都是一例看待。第二天午後，科長派了個看守主任來回復，臉上表情自然不很客氣，好象連話都不耐煩說的樣子，結結實實的就是‘不許’兩個字。這在一百十番自然沒有法子，以為既然監獄裏規則改良了

那自然很好，當然不可以爲個人而破壞團體的規則，他那裏知道自身發生了變遷呢。

“十一月過去了，十二月，年也快過了。父親，母親，新婚妻，岳父，都不來接見他，他只能自己愁悶着。從前他還可以多寫幾封信去催他們來接見，現在忽然獄中官長辦事認真起來，他也是照章一月寫信一封，以外就一個字都不能通容。可是就爲這件事，他和一個看守辯駁，他駁看守先生不應該不特別給他通容辦法，因爲他以前典獄長科長也都是優待他的，何在乎小小一個看守。看守去報告了科長，於是從來沒有嘗過的叮呤噹啷的腳鐐也帶上了。你想冬天帶腳鐐是多麼痛苦的事！

“又爲了和別的囚犯的一件交涉，他也又討了一頓竹鞭，下半年的人和上半年的人同是一個人，但一切都兩樣了，面貌下半年的竟和上半年的相差二三十歲光境。經過幾個月的虐待，精神也受了損害，舉動和說話都滯呆呆的了。

“舊歷過年，凡是囚犯的腳鐐都開去的，他

的本來也要開去，可不知怎樣和一個看守主任頂撞了一下，——當然，這樣嬌生慣養的人過年都沒有人來接見，他的性氣不免暴躁起來，但是獄中官長那能原諒他，——爲着爲徵戒起見，於是他的腳鐐也就帶着過舊歷年了。

“他自然憂愁得很，白天也常常掩着臉哭泣，每一個月一封的信，很珍貴的寫家去，省候父親，母親的安好，並且也問問新婚妻的近況，但總是有去無回，信上請他們來接見也沒有人來。

“最後——那是第四年的五月裏了，——他沒有法子，便很決絕的寫了封信給他的岳父，問他的家裏究竟還有沒有人？他的婚新妻現在何處？又問岳父爲何也不來接見？

“這封信去了二個禮拜，回信來了，淚痕斑斑的一張信紙，他一看就知道他的岳父寫這信的時候傷心哭泣得不可抑止。他祇要看一看信紙就可以昏過去了。

“這信上很簡單的叫他自己保養，坐滿了牢

出來岳父可以救濟他。說他的母親是久已死了，他的父親和他的新婚妻早已做了禽獸的行爲，現在還是過着禽獸的生活。囑咐他無論如何要自己保養珍重，再不要想念外面的事情！

“一百十番把這封信看完，就昏到在地上，清醒過來了便號哭着。大家知道了他的事情，知道他沒有什麼指望，都不勸解他，有的還嘲笑他尋他的開心。第二天中上，教誨師又來罵他一頓，說他這些都是現世現報，說他家境很好爲什麼去搶人家，這正是現世現報，叫他要趕快修心，用功念‘南無阿彌陀佛，’好了脫此生，更修來世！並且叫他安守本分，不要不守規則，免得喫苦頭。一百十番癡呆呆的不理教誨師，教誨師並不是一定要和他講什麼，不過點點卯算盡了做教誨師的義務，所以教誨師講了幾句，一百十番雖然不理他，好似沒有聽到一樣，但教誨師講了幾句之後，把手裏一本紅布面的日記本子上劃了幾劃，看一百十番一眼便走了。

“第二天夜裏他就亂講起來，他說他的母



親沒有死，轉嫁給他的寄父了，又說了許多他的父親和他的新婚妻的穢話，一切人都聽不進的穢話，和他同室的囚犯祇要聽他講一句便忍不住大家齊打起呵呵來笑。後來科長他們弄得沒有辦法，把他關在一個人一間的房子裏，監獄裏的醫官也裝模做樣的替他診脈，給點黑色水（藥）他喝。

‘這樣的一時好一時壞的過了一個月，他家裏是再也沒有人去接見他。有一天他忽然清明起來，他要求醫官把他調到三個人住一間的房子裏去，一個人住一間的太悶氣，醫官聽他這樣的講話很有條例，以為他痊癒了，寫了個條子叫看守主任調他到三個人住一間的房子裏去。

‘看守主任捧着醫官的命命，便把他調出來。可是看守主任把他的門一開他就罵起來了，他辱罵典獄長科長以至於看守主任和看守先生，他提着他們的名字出來辱罵，並說他們得他的錢不幫他的忙。看守們都手按着耳朵搖頭，科長便命令把破布塞滿他的嘴，雙手反背捆起來，

就把他關在三個人一間的房子裏。喫上午的一餐飯的時候，看守把他嘴裏的破布拉出來，把反搭着的手也鬆放了讓他喫飯。

‘他又暴發起來了！他並不喫飯，他把發着黑色的飯倒在地上，把褲子扯下來撒了一堆污在飯罐子裏，又在菜罐子裏和飯碗裏撒了尿。和他同住的人便告訴看守，看守又去告訴了科長，科長便派D看守長和幾個主任幾個看守來把他捆起來。

‘他們拿着繩子走到監房門口，他又在叫囂着罵了。看守把門開了，D看守長叫他出來，他捧着飯罐子立在牀面前不動，火勢很兇猛的樣子，於是D看守長又吩咐他同住的兩個囚犯走了出來，D看守長走前一步叫他出來，他把手裏捧的飯罐子向D看守長描一描，D看守長趕快頭一偏，可是他並沒有擲，第二下D看守長一個猛勢跳進去，一百十番的手法却快起來，把一飯罐子的污正塗得D看守長一臉，制服上也塗了手掌大的四五塊。D看守長恨極了，拚命的一

躍上去把他抱住，細綁結實得像一捆草的丟在一間空屋子裏，鎖着。D看守長要去洗臉上的糞，恨恨的吩咐看來，叫他們盡力抽打，他自己要去洗了臉來。

“晚飯完了，夜裏十一點鐘的時候，D看守長約了他八九個同氣的看守，各人手裏拿了一條尺半長的粗繩子，輪流抽打一百十番。住在他隔壁的囚犯，在抽打開始的點把鐘內還聽得見哼哼之聲，可是二三點鐘以後就只聽到嗒嗒的打的聲音，哼的聲音也沒有了。D看守長打完之後，大家烏雀無聲的摸一下手便散了。

“打了第二天沒有人去管他，並且科裏有命令，停止他的飯食。第三天忽然說是他有病，把他調到病監裏去，叫我駝他到病監裏去。我把他的手一拉，頭便在搖脚在伸，手冷得像冰塊把我嚇了一身冷汗。衣裳上都濺了血，皮膚沒有一寸不青腫着，路路發着一種臭氣。我把細綁得很緊的繩子解了下來，腳上的鐐還是去年釘的沒有開，我自然不能開，祇能叮啞啞的拖着到病監

裏去，但我一個人並沒有駝得動他，很奇怪的！死人比活人重些！後來是把他放在門板上兩個人抬到病監裏去的。

“抬到病監裏去的第二天，典獄長送公文到地方廳去，說×××（一百十番的名字）急病死了，叫他們派人來驗屍。”

徐迦萬說完了慘然的打了幾個呵欠，摸摸腦袋，淒然的在牀上躺着。

## 蜻 蜓

等站外崗的看守先生不在的時候，偷偷地首在鐵窗裏張望。初秋的天氣實在太好了，這時候太陽已快要下山，牽牛花的藤葉給太陽探反照着發出金黃色，接着太陽更低了下去，牽牛花的葉子又歸了黑黑的綠色。

牽牛花的藤蔓延得把走廊的兩邊都密密的幕了起來，走廊的瓦上也蔓延滿了。走廊裏面有人來往，監房的鐵窗裏遠看去是看不見的。但從走廊裏看到監房裏去却很明晰。

囚徒三七八號對着鐵窗撫摩了一下面皮，——紅麻子似的面皮，面上被蚊子吮吸了的一

粒一粒紅疹，粗看去像很密很密的紅麻皮。——頭在鐵條柵着的鐵窗裏張望了幾次。看見一隻蜻蜓停在窗前的芭蕉葉上，他看走廊底下好像沒有人，放了膽子把手伸出窗格子招了幾下，想把芭蕉葉上停着的蜻蜓趕走。這在三七八號的心理上，趕蜻蜓也似乎是在好玩的事情，他手臂在兩鐵條之間揮動着，一壁嘆息着。

“好美麗的蜻蜓呀！”

三七八號手揮了幾下，蜻蜓被驚走了，但蜻蜓又似乎知道他是一個沒有運動之力的人，又飄飄然飛回來停歇在先前停過的芭蕉葉上。

“呀！又來了！”

三七八號手又揮了幾下，

“飛呀，飛呀！”他簡直忘記自己是在坐牢了。

“三七八號！你發瘋了？你是想喫鞭子呢還是想喫板子？”和他同住的C君，C君做囚徒的番號是四七一。

“爬在窗口做什麼呢？你要倒楣也不是這樣

子的倒法!”二四七聽了四七一的話表示很同意的樣子。

“……………”

——他們三七八，四七一，二四七，三個人是住一間房。

“下來吧!”四七一帶着命令的口氣。

“你們來看看，好的一只蜻蜓!”三七八號驚嘆着。

“看什麼?看得不好又是討一頓打!”二四七很不滿意的，“你總忘記你是在這裏吃官司!蜻蜓在看你這被囚禁了不能動彈的人呢，還要看蜻蜓。”

“官司吃滿了出去什麼東西都有得看，在這裏是什麼都看不得的!——你不要爬在窗格上太快活了，本來蜻蜓又有什麼好看，引出一頓鞭子才有意思呢!”

三七八號被他們二個人揩白了幾句，就不快活起來，賭氣握着鐵條不下來，“打就打!怕什麼?”

‘不要這麼勇氣，又不是出發前鋒去!’

‘下來是真的。爬在上面做什麼？給科長看守長看見了不打也要罵！何必呢？’二四七歪過頭看看三七八號的背。

三七八號當做沒有聽到他們的話，那只蜻蜓也還停在芭蕉葉上，他把手揮着招蜻蜓，他的肩胛也擠緊着伸在鐵格子裏，但終於招不及蜻蜓，連蜻蜓停着的那張芭蕉葉也招不到。

三七八號第五次伸手出去招蜻蜓的時候，窗格下好像有什麼軟軟的東西纏在他到的手臂上的樣子。他急忙想縮回來的時候，可是外面把他的手臂緊執着不放。

‘招什麼？想逃吧！’窗格下面露出一個平頂髮瘦瘦臉孔的頭。

三七八號的面色立刻全灰白了，抖抖的聲音是很哀憐動人的：——

‘我是在招蜻蜓呢。’

‘豈有此理！招蜻蜓也不對！’

這就逼得三七八號處於沒有說話的餘地



了，他祇能乞憐的樣子眼巴巴地望着科長。

“你多少番號？”A 科長叱問。

“三七八。”低聲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安守本分呢？”

“科長，我爲是安守本分的。”

“手伸到窗外來還是安守本分嗎？”

“.....”

“看你人倒像很忠厚，却是人家不敢的你敢做。”

“科長，我趕蜻蜓的。”

“趕蜻蜓趕得到嗎？我曉你是趕蜻蜓還是做別的歹事呢！”

“.....”

“畜生！.....”A 科長放了三七八號的手叱罵着。

“.....”三七八號把手縮回了爬下牀，恭恭敬敬的坐在牀沿上。

四七一和二四七也嚇呆了，坐在牀上和木頭彫的人一樣眼睛都不瞬一瞬。三七八號俯首

坐着。外面A科長還在罵人：

“畜生！噢官司還要開心！關在牢裏還趕蜻  
蜓，放出去了定會趕狗婆的，畜生！畜生！”

“難得你這樣開心，替你釘付腳鐐罷。

“腳上拖付鐐就舒服了。

站在監房裏的看守聽見A科長在叫罵，像  
兔子聽見老虎叫一樣的趕來在門洞裏張望。窗  
外面A科長還仍在叫罵：

“太待好你們了，這些賤東西！”

“噢官司還要開心！”

“釘腳付鐐罷！”

四七一和二四七看了看三七八號，互相對  
視着笑了一笑，又把舌頭伸一伸，看守在門洞裏  
也伸着舌頭，

三七八號迷迷糊糊的在牀沿上坐着。

## 被 劫 的 信

“先生！請你替我打（寫）一個報告到科裏買一份信紙。我要寄一封信到家裏去。”

“你多少番號？”

“九百零一！”

“寫信期滿了？”

“快一個月了，不等幾天就一個月了。”

“不行，不行，不滿一個月不能寫信的；要一個月，一個月。”

“是的，我想早幾天報告上去，到期那天剛好發下信紙來寫。”

“前一封信幾時寫的？”

“二十九號。”

“今天才二十六號呢。——你就這樣要緊！到二十九號買就遲了！？”

“不是那樣講，昨天我家裏有信來，叫我快點寫封信家去；三個月沒有信家去，家裏人急的很！”

“家裏爲什麼沒有信呢，寄到那裏去了？不是三個月照規矩可以發三封信嗎？”

“我的家在鎮江鄉下，大哥在上海做生意，二哥在南京做裁縫生意，大哥那裏上兩個月發信給他們各人一封，上個月的信給科裏扣留了沒有發出去。”

“爲什麼不發出去？”

“科裏退回來，不許發出去。”

“哦。”看守點了點頭。

“……………”

了，他祇能乞憐的樣子眼巴巴地望着科長。

“你多少番號？”A 科長叱問。

“三七八。”低聲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安守本分呢？”

“科長，我爲是安守本分的。”

“手伸到窗外來還是安守本分嗎？”

“.....”

“看你人倒像很忠厚，却是人家不敢的你敢做。”

“科長，我趕蜻蜓的。”

“趕蜻蜓趕得到嗎？我曉你是趕蜻蜓還是做別的歹事呢！”

“.....”

“畜生！.....”A 科長放了三七八號的手叱罵着。

“.....”三七八號把手縮回了爬下牀，恭恭敬敬的坐在牀沿上。

四七一和二四七也嚇呆了，坐在牀上和木頭彫的人一樣眼睛都不瞬一瞬。三七八號俯首

坐着。外面A科長還在罵人：

“畜生！噢官司還要開心！關在牢裏還趕蜻蜓，放出去了定會趕狗婆的，畜生！畜生！”

“難得你這樣開心，替你釘付腳鐐罷。

“腳上拖付鐐就舒服了。

站在監房裏的看守聽見A科長在叫罵，像兔子聽見老虎叫一樣的趕來在門洞裏張望。窗外A科長還仍在叫罵：

“太待好你們了，這些賤東西！”

“噢官司還要開心！”

“釘腳付鐐罷！”

四七一和二四七看了看三七八號，互相對視着笑了一笑，又把舌頭伸一伸，看守在門洞裏也伸着舌頭，

三七八號迷迷糊糊的在牀沿上坐着。

子的倒法!”二四七聽了四七一的話表示很同意的樣子。

“……………”

——他們三七八，四七一，二四七，三個人是住一間房。

“下來吧!”四七一帶着命令的口氣。

“你們來看看，好的一隻蜻蜓!”三七八號驚嘆着。

“看什麼?看得不好又是討一頓打!”二四七很不滿意的，“你總忘記你是在這裏吃官司!蜻蜓在看你這被囚禁了不能動彈的人呢，還要看蜻蜓。”

“官司吃滿了出去什麼東西都有得看，在這裏是什麼都看不得的!——你不要爬在窗格上太快活了，本來蜻蜓又有什麼好看，引出一頓鞭子才有意思呢!”

三七八號被他們二個人揩白了幾句，就不快活起來，賭氣握着鐵條不下來，“打就打!怕什麼?”

‘不要這麼勇氣，又不是出發前鋒去！’

‘下來是真的。爬在上面做什麼？給科長看守長看見了不打也要罵！何必呢？’二四七歪過頭看看三七八號的背。

三七八號當做沒有聽到他們的話，那只蜻蜓也還停在芭蕉葉上，他把手揮着招蜻蜓，他的肩胛也擠緊着伸在鐵格子裏，但終於招不及蜻蜓，連蜻蜓停着的那張芭蕉葉也招不到。

三七八號第五次伸手出去招蜻蜓的時候，窗格下好像有什麼軟軟的東西纏在他到的手臂上的樣子。他急忙想縮回來的時候，可是外面把他的手臂緊執着不放。

‘招什麼？想逃吧！？’窗格下面露出一個平頂髮瘦瘦臉孔的頭。

三七八號的面色立刻全灰白了，抖抖的聲音是很哀憐動人的：——

‘我是在招蜻蜓呢。’

‘豈有此理！招蜻蜓也不對！’

這就逼得三七八號處於沒有說話的餘地



了，他祇能乞憐的樣子眼巴巴地望着科長。

“你多少番號？”A 科長叱問。

“三七八。”低聲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安守本分呢？”

“科長，我爲是安守本分的。”

“手伸到窗外來還是安守本分嗎？”

“.....”

“看你人倒像很忠厚，却是人家不敢的你敢做。”

“科長，我趕蜻蜓的。”

“趕蜻蜓趕得到嗎？我曉你是趕蜻蜓還是做別的事呢！”

“.....”

“畜生！.....A 科長放了三七八號的手叱罵着。

“.....”三七八號把手縮回了爬下牀，恭恭敬敬的坐在牀沿上。

四七一和二四七也嚇呆了，坐在牀上和木頭彫的人一樣眼睛都不瞬一瞬。三七八號俯首

坐着。外面A科長還在罵人：

“畜生！喫官司還要開心！關在牢裏還趕蜻  
蜓，放出去了定會趕狗婆的，畜生！畜生！”

“難得你這樣開心，替你釘付腳鐐罷。

“腳上拖付鐐就舒服了。

站在監房裏的看守聽見A科長在叫罵，像  
兔子聽見老虎叫一樣的趕來在門洞裏張望。窗  
外面A科長還仍在叫罵：

“太待好你們了，這些賤東西！”

“喫官司還要開心！”

“釘腳付鐐罷！”

四七一和二四七看了看三七八號，互相對  
視着笑了一笑，又把舌頭伸一伸，看守在門洞裏  
也伸着舌頭，

三七八號迷迷糊糊的在牀沿上坐着。

## 被 拍 的 信

“先生！請你替我打（寫）一個報告到科裏買一份信紙。我要寄一封信到家裏去。”

“你多少番號？”

“九百零一！”

“寫信期滿了？”

“快一個月了，不等幾天就一個月了。”

“不行，不行，不滿一個月不能寫信的；要一個月，一個月。”

“是的，我想早幾天報告上去，到期那天剛好發下信紙來寫。”

“前一封信幾時寫的？”

“二十九號。”

“今天才二十六號呢。——你就這樣要緊！到二十九號買就遲了！”

“不是那樣講，昨天我家裏有信來，叫我快點寫封信家去；三個月沒有信家去，家裏人急的很！”

“家裏爲什麼沒有信呢，寄到那裏去了？不是三個月照規矩可以發三封信嗎？”

“我的家在鎮江鄉下，大哥在上海做生意，二哥在南京做裁縫生意，大哥那裏上兩個月發信給他們各人一封，上個月的信給科裏扣留了沒有發出去。”

“爲什麼不發出去？”

“科裏退回來，不許發出去。”

“哦。”看守點了點頭。

“……………”

“爲什了麼不許發？你總有了犯規則的地方，否則不會無緣無故不給你發出去。”

“沒有什麼犯規則的地方。就是信裏有一句是說獄中不滿一月不許寫信。D看守長看了送回來給我，叫我把這改掉。他說一個月寫一封信是監獄裏的規矩，各處都一樣，很平常的事情，不必告訴外面。我問他爲什麼不必告訴外面，不講明了他們要盼望我的信呢。D看守長說，‘沒有理由可說，就是不許告訴外面，你要把這句改去才好。’我回他說我不改，D看守長就生氣起來，把我的信都撕了。那時我願意把信改過，請求他准許我再買一份信紙，但他眼睛朝我怒一下：‘下一個月買吧！’”

看守聽了笑了一笑，問道：

“現在是寫給你的父親了？”

“是的。”

“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叫徐仁基。”聲音很低的。

“你呢？”

“叫國華。”

“姓什麼？”看守不耐煩的樣子。

“也和我的父親一樣的姓徐，”九〇一笑着說，但又不敢放勢的笑。

“科裏存錢嗎？”

“存的。”

“摺子呢？”

九〇一把存錢的摺子交給了看守。

看守回到桌子傍邊寫了半點多鐘。一張條子才寫好。拿着條子念給九〇一聽：

“為呈請事，——竊據天字監囚犯九〇一番徐國華聲請——寫信期限，一月已滿，欲寫信一封，給其父親徐仁基。特呈請許其購買信紙信封郵票一份，伏乞開恩，准其購買。謹呈——典獄長，科長，看守長鑒核，——天字監看守×××謹呈。”

“謝謝先生！”九〇一聽看守念完了，很感激的說。

“謝嗎？”看守把報告子摺疊起來握在手裏，

笑嘻嘻的在門上的方洞子裏看九〇一一下。

九〇一把嘴張到門洞上去，聲音很輕怕被人聽見似的：

“我還有兩個月期滿就出去了，我出去了買東西來送你！”

“說得好聽！現在先生先生叫得很親熱，出去了做你們的佣人也做不上，還講謝呢。我是一點都不想要你的東西。或者你看得起我，有機會提拔提拔我，給我弄個好差使！就是在你公館裏侍候侍候你也好。”看守很誠懇的說。九〇一向來在獄中吹牛吹得很害利，看守以爲他很了不得，乘這個機會和他交結交結。

“×(看守的姓)先生講得太過了！”

“那裏，你吃官司比我們當看守還好些呢。我們七塊半錢一月，還要扣去三塊錢飯錢。多下四塊錢，要剃頭洗澡洗衣服抽煙，四塊錢就差不多了，別的鞋子襪子短衫褲難道不要買嗎？所以我們實在苦得不好意思說出口！”

“客氣了，不拿外快？”聲響很輕的。

“喔啲！外快！命都是外快的，弄得不當心，發露了的時候。”

“當點心就好了。”

“唔！當心！當心只好不做！”

“出了事呢？”

“小的時候開除，太事的話恐怕也要到你們的床上睡呢？”

“信的上面你們有沒有外快？”

“科裏沒有一個月寫一封的限制，那末我們就沒有法子想。”中史的鐵門哐的響了一下，大概是有人來查監房了，看守說了連連把頭點着離了門洞。

## 二

“喂官司還要寫意！”D看守長拿着一封信望監房裏走，滿面青筋突起着，眼珠子灼灼有光，一頭走一頭講，把一句話重複的講了四五遍，講的太急促，口沫都噴射了出來。纔鐵門口



的看守向他行禮，他也沒有理，裏跨進總鐵門。進了第二重的木柵門，站內崗的看守向他行禮，他看了看守一眼，也沒有回禮。

“噢官司還要寫意！”D看守長很憤怒的對看守說了二遍。

看守恭恭敬敬的立在傍邊，他猜，又不知那裏一個囚犯倒眉了，給D看守長找着。

“九百零一！開出來！”D看守長聲音很高的命令看守。

“是！”

“九百零一！出來！”看守把號子的鐵門開了，叫九〇一出來。

九〇一不知道有什麼事叫他，很高興的走出來了，他想或許會有人來接見他也說不定。

九〇一向D看守長鞠了一個躬，畏畏縮縮地立在D看守長面前。

“你是九百零一嗎？”

“是。”

“這封信是你寫的吧？”D看守長把手裏的

信的信面給九〇一看一下。

“是的。”

“你信上寫些什麼？”貴問的口氣。

“沒有什麼吧？我不記得了，”九〇一抖抖的聲音說。

“信還沒有發出去，就不記得了，該死不該死！”

“信是寫好十來天了，科裏壓擱着不發出去有什麼法子？”

“混蛋！壓擱十來天就遲了嗎！”D 看守長蹣跚着腳，

“……”

“混蛋，你來喫官司的，不是來享福的！混蛋！”

“……”

“喫官司總是苦的！”D 看守長紅着眼睛，因憤怒過甚的緣故，話說得太急促，口沫都噴射在九〇一的臉上，九〇一雙手垂着又不敢舉起來擋，只好等口沫自己乾。

“…… …”

“你們軍事犯已經是特別優待了，看得起你們，你們就不自愛，總不肯安分！”

“……”

“你看刑事犯，他們比你們安分多了。個個囚犯像你們一樣，這裏倒要添千把個茶房來侍候侍候呢。你們就好比像住客棧了。

“……”九〇一呆立着像一株木柱。

“這封信是給你的父親的？——你的父親叫徐仁基？”D看守長聲音又轉低過來，字眼發得很慢的，肩膀聳了起來，側着頭看着九〇一。

“是，是。”九〇一俯着頭回答。

“信上寫些什麼？不記得了？”D看守長玩弄的口氣。

“是，不記得了。”

“哼哼！我也知道你要忘記的！——我問你！——”把我問你’三個字的聲音特別提高起來。

“是。”九〇一俯着的頭抬了起來，驚奇而惶惶的，看着D看守長。

“這裏一天喫幾餐？”D看守長聳起的肩頭放下了，聲音忽然轉低的猶笑着。

“兩餐。”

“喫得飽嗎？”

“……………”九〇一不敢回答喫不飽，但說喫得飽又不情願。

“喫得飽嗎？——講呀！”

“是不是喫不飽？”D看守長頭伸在九〇一的臉上，九〇一覺得有一股冷冷的陰氣。

“是，是。”九〇一聲音很低微的幾乎不能聽辨。

“喫不飽也沒有法子呀！我們這裏一律十八兩，不問小竊大老，凡光臨到來都是平等看待。不欺你，也不偏他。什麼甲多喫一兩飯，乙少喫一兩飯，這裏沒有的。”

“是的，我的意思是想自己買點東西喫，或者家裏買了食品寄來。”

“那不可以！”

“但是餓……………”九〇一說了半句停頓着不

敢說下去。

“餓什麼樣!?”D 看守長忽然突出眼珠子睜看着九〇一的面孔。

“餓，餓，實在受不下!”九〇一眼淚幾乎迸流了出來。

“餓不死吧?”D 看守長冷冷的。

“……”九〇一悲慘的眼睛滿含着眼淚向D 看守長看着。

“餓不死吧!——不要說每天有了兩餐，每餐有十八兩。我們這裏從前來一個很可惡的囚犯，現在已經放出去了。他一連兩個月工夫，一天一餐，一餐只十來兩，我們存心要餓死他，可是他終究沒有餓得死呢。——你快收心着，你是將來大有作為的人呢，餓不死! 餓不死! 餓死了我抵命!”

“……”

“這句是應該改去的，”D 看守長把信紙抽出來，手指點着信唸：“獄中每日只兩餐，每餐都喫不飽；望父親每半月寄一次充饑的食物

來。——什麼喫兩餐？喫不飽？你要曉得喫官司就是這樣的！——拿去改掉！”

“哦哦，”九〇一接D看守長手裏的信，“請問看守長要什麼樣改呢？”

“有什麼改，你就說在這裏住也住得安穩，穿也穿得溫暖，喫也喫得飽。這裏是新式的模範監獄，一切都改良，叫你的父親放心！”D看守長態度平和了一些。

“哦哦，我這樣寫就是了。請看守長許我再買一份信紙，因為要重寫這封信，照看守長所說的那樣寫。”九〇一笑着臉請求。

“可以。”D看守長答應着踱着步出去：“你請求看守先生替你打報告來。”

### 三

九〇一哀哀的懇求着：

“先生！你幫了我的忙，我出去決不會忘你！你幫我的忙吧！”

“……………”看守立着左邊肩膀聳了起來，右手拿着鑰匙敲右足的膝蓋骨，兩粒烏眼珠的光穿過三寸寬二寸高的門洞，的溜溜的看着九〇一，很免強的裝出笑容。

“你幫我的忙，我決不會忘你的！——你替我打一個報告上去罷。”

“不是的，不是我不肯幫忙，但是你前次的信寫了還不滿半個月，我替你打了報告上去，我不是要給科裏講話嗎？”

“那麼，請開一開門，開我出來我自己寫了報告請先生帶去好不好？”

“哼哼！你們囚犯也有資格自己打報告了，替你說吧，我們當看守的報告雖寫得不通不通？是科裏許可的，你們文理再通再好些，科裏不許可！哼哼，你叫別個看守帶帶看，我是不敢帶去的！”看守的臉忽然放了下來，笑容也沒有了。“你不要看不起看守呢，你們終是囚犯。而看守雖然六七塊錢一月，終究是個官長。”

“不是的，不是看不起先生，那裏敢看不起

先生！怕先生替我打報告你要給科裏講話，所以讓我自己打，那末科裏講話也只好講我了。”九〇一搶着說明。

“那不行的，囚犯是不能自己打報告的。”看守輕輕說。

“D看守長已經答應了，他叫我請求看守先生打報告上去，所以我敢麻煩先生一下，其實我是決不使先生白辛苦的。”九〇一又哀求說。

“倒不講那些話，我可以幫忙的地方總是極力幫忙的，其實D看守長那裏是真答應你，他只推在看守身上，報告去科裏一定不會准的。你又是幾次寫信都和他們搗亂。不說他們的好話。你下次寫信聽我的話。多寫些講這裏監獄裏如何好如何好的話。把壞的也說成好的了。包你今天午後送到科裏，科裏晚上就替你發出去。你要是寫了這裏的壞話，不一定要壞話，就是裏面不很好聽的事情告訴外面人，要是刑事犯那就有苦喫了。你是軍事犯，所以連扣留了兩個月的信。還沒有別的事發生，要是個刑事犯，起碼要



停止發信一年。現在這裏長期停止發信的都有呢。”看守很招呼九〇一的樣子把許多知心話告訴他，也是替他自已解釋，表示他對九〇一見極熱心的朋友，不是看守先生對囚犯般的搭架子。並且臉上也堆着笑容。

“是的，是的。”九〇一看見看守笑，他也笑的樣子：“那末這個報告究竟好不好打呢？”

“試試看吧。”看守說着便走開寫報告去了。

#### 四

第二天那個看守又上班了，九〇一眼睛在門洞裏看見看守來了，便把嘴伸在門洞裏喚？

“×（看守的姓）先生，×先生。”

“什麼？”看守頭側轉過來看了一下，不經意的問。

“我昨天請求先生的事情怎樣了？信紙發下來沒有？”九〇一恭敬而熱望的問。

“唔唔，”看守很迅速的袋裏探出一張紙頭，

從門洞裏塞進來交給九〇一，“你自己看吧，我不替你打報告一定要怪我不肯，說我不肯幫忙，現在我把報告帶來你自己看看罷，我們當看守的亦是沒有法子呢。”

九〇一把紙頭接在手裏，前面是請求再發一份信紙信封的呈文，後面是看守長批道：

“該犯本月份已買過一份信紙信封。礙難再准。”

九〇一呆呆的看着：

“D看守長自己答應的！”

“我也問過他，他說那是騙你。”看守說着微微一笑，走到別處去了。

九〇一還依着門洞立着。

## 女人真好

夜靜更深的時候，人都已熟睡了。監獄的中央瞭望台上的鐘聲每半點鐘響一次，每一次鐘響必定有許多囚犯要被牠從夢中驚醒轉來。看守都打着盹，他們沒有凳子坐，但他們的腳力真好，他們能夠靠着牆打盹呢。

福西醒了睜開眼來，電燈關了，房內黑幽幽的。聽一聽看守走動的脚步聲音也沒有。他們一間房是七個人睡一個大坑床，福西推一下睡在他右邊的貞祥，“你擠在他身上做什麼，你們做雞的工作嗎？”睡在貞祥過去的那一個向來大家都把他稱做姑娘的。

貞祥把身翻過來，面向着福西，伸手搗了一下福西的腿部，“你是手淫鬼！在這裏還要手淫，真是不要命了！我看你將來死在這裏，從後門拖出去！”

“自己在做雞的工作，還要講別人呢。”

“你裏已經娶過嗎？”貞祥聲音很正經的問。

“我看你兒子大概也有了。”

“有了，有了，”福西說，‘兒子有了。’

“年紀多大了？”

“大的九歲，小的也五歲了。”

“看不起你倒有兩個！”

“還有一個女兒呢，今年七歲了。”

“福氣好！”

“唔！——你呢？”

“我還是光身。”貞祥聲音很低，不好意思說的樣子。

“什麼還不娶呢？今年幾歲？”

“二十三歲了。”

“明年出去你要用力去找的，——唉！我現

在想起來女人真好！女人真好！”

“是的，我也常常想呢，女人真好！不是女人。就是女人的手，女人的腳，女人的頭髮，都好！都好！女人的屁股更加好！想死我的！女人確乎是好喇！”

“你是外行，乳是女人身上頂好的，但的屁股也好，——嗚！女人穿的衣服和鞋子也香的啦！”

貞祥伸手去摸福西的乳，摸了下便嘆着氣：

“男人終是要不得，乳不會長高大和柔軟一點。”

“男人的乳是退化了的。”福西把貞祥的手移開去。

“摸摸也是好的，聊勝於無喇！”貞祥的手又伸過去摸着。

“乳是退化了的。還是摸你的屁股倒好些，那是和女人差不多。”福西很迅速的去摸貞祥，貞祥並不避開。

“你的手可以宿回去了。”貞祥等福西摸了

幾下之後，把福西的手推了回去。

“唉！女人！唉！女人！”福西失意似的叫了出來。

“唉，女人！”貞祥又摸一下福西的乳部，“女人，女人！”

貞祥又去摸福西的時候，覺得福西的手很奮興在活動着，微微的皮膚上覺有些汗意。貞祥的心房立刻跳動起來了，他縮回了手，自己的身體也平臥着；嘆了口氣：“唉唉！女人！”

## 偷 飯

“我在外面聽說囚糧有一角大洋一天呢？”  
正生昨天才進監，監獄裏的事情他一點都不知道。他看黃德孫很和氣的像愛講話的人，所以問他。

“是的，一角大洋一天。”德孫嘴唇張開着吹出這些字音，看不出嘴唇開合的動作。

“一角大洋一天照道理可以儘飽吃了，爲什麼要限制着祇許吃這一點？”

“噫，噫，吃飽了不好的，……”

“爲什麼？”

“沒有理由講，據說這是國家定的。曾有人問科長和看守長，典獄長面前也有人問過，都祇討了一頓罵，有的還釘了一付鍊。”

“爲什麼問都不好問？”

“國家定了的喇！”

“那末我們自己買東西吃呢？”

“這規矩也沒有的！”

“自己的錢都不能用？”

“吃官司要受餓！國家定了的喇！”德孫很不耐煩的。

◎ “這話我聽不懂，你仔細告訴我好嗎？”正生誠懇的請求，“這樣子下去，我真會餓死的，這兩天來我都祇吃到半飽呢。”



德孫看着正生笑了一下，並不回答。

“請你告訴我吧。”正生又請求。

德孫輕腳輕手的走到門口，把耳朵貼在門上聽了一下，聽門口沒有人，聲音很細微的告訴他。“不使犯人吃飽，這是有作用的。”

“什麼作用？”

“慢慢的告訴你啦，——在這裏喫官司和別地方不同，在這裏還要做工呢。”

“不做工呢？”

“不做工要受餓。”

“哦，做工才可以吃飽嗎？”

“不，不。”

“還不能吃飽？”

“不過多吃點，在這裏不問什麼人都沒吃飽的。”

“多吃多少？”

“沒有一定，工做得多的多吃幾兩，工做得少的少吃幾兩。不做工的都吃十八兩，就是你現在吃的淺淺的一碗半飯。此外有二十兩的，二十

三兩的，二十五兩的，還有二十六兩的。這飯都是上秤秤的。”

“你吃幾兩？”

“我做外役吃二十五兩。”——監獄裏打雜的囚犯叫外役。——

“你大概吃得飽了。”

“吃不飽的，這裏的碗比外面的小一倍，在外面大碗我要吃三碗，這裏小碗也只喫三碗，如何吃得飽。並且外面還有菜呢，這裏只有一點鹹菜湯，臭的不能進口。”

“分了這許多等級，如何分配呢？”

“自然是做得頂辛苦的喫得頂多。二十六兩是織布工場喫的，別的工場頂多都是二十五兩。在織布工場比較多喫些東西，一個禮拜織五匹布有七個饅頭賞，織三匹布的五個饅頭賞。但織布工場頂傷人，沒有做滿三年不死的，他們在織機上立着，從早上六時立到晚上六時，一年一天都不休息，一天就只喫飯停半小時。他們一半是吸飛棉弄了肺病；一半是勞働過度，營養不

足。通織布工場四五十個人，差不多每禮拜都要死一個。”

“他們爲什麼要上織布工場呢，不好不上去？”

“想上還上不去呢，還講不上！”德孫抬起頭看正生一眼。

“難道都是不怕死的？”

“死有什麼希奇！遲早要死的，餓可是難受喲！那個肯不上織布工場呢？看見織布工場裏有人像要倒下來的樣子，別的犯人就在託看守謀那倆位置了！餓喲！被餓壓迫着走這條路喲！”德孫很激昂的說着，手一上一下的做手勢，講到餓字的時候手指點着嘴。

“這不如自殺了，橫豎早晚都是死，與其死得這樣慘，倒不如自殺痛痛快快的，何必零碎受這苦刑？！”正生淒然的說了，幾乎掉下眼淚來。

“自殺，好的！但是如何殺法？”德孫注視着正生。

“自殺底法子多呢，隨隨便便都可以自殺有什麼法子不法子。”

“哼哼，譬如你要自殺，用什麼法子？”

“上吊……”正生想了想。

“這裏上得吊嗎？”德孫搶着說。

“什麼吊都上不得？”正生瞪視着。

“一個人上吊起碼總要一兩點鐘才會死得透吧？這監獄裏半點鐘查一次班，還有看守時時刻刻都監視着，你在半活半死的時候給他們看見了解下來。到那時候活不成死不成的真難受呢。死沒有死成功，苦却有得受了，一付鐐一付梏，弄得不好還要硬餓幾天，那真活受罪了。在牢監裏還祇有這一個自殺的法子呢，把布衫或者褲子撕成布條子上吊，此外就沒有法子。在這裏千把犯人病死的每禮拜都有幾個，自殺不成功的也常常有，至於自殺成功的那十年也難得看見一個。”

“那末就祇有給他們慢慢地剝削到底一條路嗎？”

“還有什麼路？”

“只好活活受餓嗎？”

“怕餓！你惟有請求看守先生替你設法，調到工場去做工。”

“那還是不能儘飽喫的。”

“總比喫半飽好吧。——調工場也不是容易呢，運動一下才好。否則你會連撞幾個木鐘，他叫你等一等，你會等一年都不能到工場裏去。”

正生聽了點一點頭，他覺得他現在的地位真不如畜類了，牛馬也得喫飽了肚皮再工作啊！人，是人呢！爲什麼反而只有限制着的一點食物，喫得半餓半飽，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只有兩頓不夠平時四分之一底食料！菜是半盆臭湯，飯裏的碎煤屑比飯還多！這生活不如牛馬了！

“在外面給剝削着，壓迫着！現在落到資本家底走狗的手裏來了。他們要盡量在我們身上剝削！他們要盡量在我們身上發洩獸性！——我們做工沒有工資，連喫也不能喫飽。我們底工

資落在走狗手裏，我們底食料也大半落在走狗手裏，我們養了他們還要受他們的欺侮和虐待呵！”正生氣得臉紅漲了起來，額角蒸發着汗珠，氣吁吁地叫了出來。

急得德孫忙走到門口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外面有人來了，你輕點講喲。——你不要以為沒有工資，這裏工做得很好的時候有賞錢的。多的每天賞二個銅子，少的賞一個銅子，也有二天賞一個銅子的；不過領到賞錢的很少，因為典獄長要賺錢，科長要賺錢，看守長要賺錢，看守主任要賺錢，收藏犯人底錢的保管先生自然也要弄點外水喲！——講什麼錢呢，飯多喫幾兩就很好了。”

“保管先生也這麼混蛋嗎？”

“幹他呢，一大堆混蛋！那有一個好的？在這制度下面，走狗以下還是走狗，走狗以上也還是走狗呢——我看你還是耐性點，忍著氣上工場做做，飯總是多喫一點好一點。關着硬喫十八兩，那你面上就一天黃一天，不知黃到那一天才

可把你的生命完結呢。”德孫勸着說。

正生握着拳頭捶了幾下頭角，“我呢，我還來給他們弄錢呢，我上了工場，他們又好每天多收入一塊錢，是不是怕他們的狗袋裝不滿！？”

“什麼把火講上來了？上工場也不是好容易的。他們因為囚犯要不高興上工場，所以特別用餓這個法子，並且把上工場這件事弄得極煩難，把你餓得苦透了。才給你上工好使你死心塌地做下去。你倒像他們要來巴結你做工的樣子。其實他們心拿得很定的，你不去求他們，他們無論如何不會找上門來問你高興做工不做，那是不必空想的。除非你送點東西給看守先生，不論什麼舊衣服都好，只要夠一合紙捲烟的代價，可憐的看守就會替你奔走，在科長那裏弄上一張安分守規則的報告書，你便可以安安穩穩去做工，多喫許多飯。——你不要倔強，你底嘴可以硬，可以倔強，你底肚皮總有一天會撐不住呢。”

“不，不，你不要嚇我，——你倒像個典獄長

底心腹人呢，什麼幫他游說起來了？”正生笑了笑說。

“那你自己上當了，我是招呼你嘛，如何會替典獄長游說呢。——你以為做了工就只有那一點好處嗎？還有呢，你做了工以後，你不是每月可以有一二百錢賞錢嗎？別的錢不能買東西喫，但這筆錢科裏特別許可，可以買點蘿蔔乾，那你可以少喝一點臭菜湯了。……”

“就這點嗎？”

“不，還有的，你要工做得又好又快的時候，第三科長還要一個銅子一包的油炸黃荳隔四五天買一包給你喫。那時候科長喜歡你，看守先生也要來拍你的馬屁呢……”

“要看守拍馬屁？！……”

“你不是怕看守欺侮你嗎？那時候非但不欺侮你還要拍拍你呢。因為你變了科長的搖錢樹，假使看守得罪你，你不高興做工，科長面上雖不好說，只仍舊把你關起來，但是暗地裏看守也要記過或者斥退的。”



“好吧，試試看也好。只是我什麼都不會做，用勞力的事情我一樣都不會做。看守，我送他這件舊棉襖吧。”正生說着在床上拿出一件半新不舊的棉襖抖開來給德孫看。

“唔，太好太好，這至少值八九角錢。其實他們一頓酒或者鴉片烟，有五角錢就很夠了。”德孫伸手過去接了正生手裏的衣服，翻着看了幾遍，“哈哈，呵！包你一找就着，一找就着的。”

正生仍把棉襖接過來疊摺好了，放在枕頭下，又笑嘻嘻的看了德孫一眼，在床沿上坐着。

## 二

正生坐監第五天的晚上四五點鐘的時候，一個守和忽談話來了。正生和看守或和看守主任或者科長等談話的機會本來很多，但他總是怕受侮辱，從不肯多講話。

正生的番號是五〇一，看守很和氣的先叫一聲：

“五〇一。”

“哦，先生。”正生那時正盤膝坐在床上，聽見看守叫他，立刻爬下來，口裏答應着，兩足移動到了門口，因為門沒有開，正生只把耳朵側了一些，眼睛睜在門洞上看着看守。

“你喫多少官司的？”看守問。

“他喫十個月，便宜得很！”德孫在旁插嘴。

“犯的什麼事？”

“沒有什麼，只是有點嫌疑。”

“有點嫌疑！”看守疑惑着。

“是囉！……”

“呵呵，……”看守笑了一下。

“我說我不犯罪，他說我有點嫌疑；我說嫌疑是不能成立犯罪的，法官卻又硬說照律監禁十個月。”

“這是什麼道理？”看守把銅鑰匙敲了一下門板上包着的鐵皮。

正生笑着沒有回答。

“什麼道理？——沒有道理的，你不曉得嗎？”

他是受軍法裁判的。’德孫代答。

看守笑了一下，德孫的話他雖似乎注意的聽着，但并未加以批評。略略停了一下，他又發問：

“五〇一叫什麼名字？”

“胡正生。

“先生尊姓？”正生看見看守問他的姓名，爲敷衍起見，也就問了看守的姓名。

“我姓，我姓狄。”

“哦哦狄先生！”

“大名？”

“呃，如林。”看守輕輕的。

“哦，狄先生，如林先生。”

“客氣，呃！……”看守笑了一笑。

“狄先生你當看守多久了？”正生問。

“一年，兩年；唔，兩年四個月的樣子了。”看守略略思索一下。

“在這裏很得意啦！”正生滿笑着。

“笑話！笑話？沒有地方去，混混”

“你在這裏錢比別個先生多吧？”

“我在這裏比較多了幾年，並且我自己做事小心，沒有鬧過亂子。我是十二元半一月。”看守聳了一聳肩膀，眯着眼睛向着正生和德孫笑，他們兩個頭擠在門洞上也回答一笑，看守又繼續說下去“這是苦差使，這點錢還不夠你們在外面抽煙呢。呵呵！”

“那裏，我們也不過尋這點錢呢？”

“客氣，客氣，你們在外想來是很闊氣的——當看守實在是自由人的末路，比失了自由的人還苦呢。”

‘狄先生真會說話，把我們捧上天去了！——照你說，爲什麼大家怕喫官司呢？’德孫張大嘴在笑。

“……呵呵，是啦，我不過氣憤的時候這樣想着。”

‘做囚犯第一樁餓我就受不了，餓得真難過！公家不給喫飽還不必說，連自己的錢也不許買東西喫，這日子如何過？自由的人至少青草都

可以弄點充飢，我們這個水泥地！連泥都沒得喫呢。說餓吧又餓不死，則是一天到晚覺得餓，餓得難過！……”

“哼哼！一科長一天到晚勸人相信因果報應。假使真有因果的候，倒是這裏典獄長科長看守長先入活餓地獄！克扣囚糧克扣得好苦喲！”德孫插口說。

“七〇一你喫得飽了吧？”看守問德孫，七〇一是德孫的號數。

“那裏，我在外面至少一天三頓，一頓三大碗。在這裏雖然喫工飯，一天兩頓，一頓三小碗，喫下去真是放在肚子角落裏。”

“喫官司沒有法子，做點工非但好多喫點，并且日子也容易混過去些。要是整天的坐在監房裏，坐得心裏焦燥呢！手裏做着事情，就沒有工夫去想外面的事情了，那倒也少煩惱煩惱。”

“是的，有點事情做做日子就比較容易過去些，省得坐着性急，想出去。”德孫答了這幾句話，又拉了拉正生的衣裳角。

“是囉，我才悶坐了五天，就覺得很難過，真悶死人！一天二十四點鐘有十六點鐘想念着外面的事情，簡直燥急死人呢。”正生乘着機會把他自己的事請提出來了。

“我只要一天不做事情就覺得悶氣呢。”看守說。

“……”德孫笑着點了一點頭。

“我想請狄先生替我在科裏請求給點事情我做做好麼？沒有事情做真的悶死人！”正生誠懇的請求。

“是的，還是請狄先生找事情靠得住，這監房站崗的三位先生，還是狄先生做事真心些，那兩位先生就只是嘴裏答應人，一個轉背便忘記了。”德孫幫正生請求。

“唔，那事情不很容易說的，我是很願幫忙。”看守對正生說了後，眼光又轉過來看德孫，“七〇一是曉得的，我對犯人存心總是厚道的，從沒有兇狠過。”

是的是的，是的，狄先生真是個好人，狄先生

是頂肯招應犯人，我們大家都曉得！”德孫搶着回答。

“你們要我做什麼事情，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都去做。我事情做那是科裏的主權，好的，我替他打（寫）一張報告去試試，有得做最好，沒有等機會好了。”看守面孔方方板板的。

“狄先生在科裏很有面子的，你的報告一去就成功了，不會不成功的。”德孫笑嘻嘻的。

“承科長他們看得起我，但是這些事情總是科長作主的，我總不好和科長什麼樣的回拗。”看守注視着正生，又掉轉來看一看德孫，眯着眼睛笑了一笑。

“狄先生自然只能從旁贊助，硬作主張和科長回拗是不能夠的。——不過有狄先生到科裏去講，科長總沒有不答應的道理。”正生說了，拉了一拉德孫的衣裳角，德孫又拉了一拉正生的衣裳角。

“我在科裏雖算有點兒面子，但輪不到我幹的也犯不着去幹，何況奪科長幹的事情來幹，可

不是白辛苦。——你這裏才來沒幾天，七〇一應該曉得的。”看守對正生補充說。

“是的是的！”德孫連連點頭。又走到正生床前把正生當做枕頭枕的舊棉襖拿了塞在正生手裏，把正生的衣裳角拉了幾下。

“狄先生，牢監裏沒有什麼東西，這一件棉襖送狄先生的，假使狄先生不嫌舊了髒了，就請狄先生收了。我將來出去有機會還總要報答狄先生。”正生把聲音講得很低很慢，一壁講一壁把棉襖抖開來給看守看。

“一點點小東西，不好算什麼，送你抽香烟。”德孫笑着幫正生說。

看守睜視着看了幾下，開心得把眼睛都笑得眯成一條縫：“這個何必呢？你們喫官司也是苦事情還要送東西給我做什麼！”

“你幫我的忙，這點東西應該的。不要客氣，一點小東西，不值得什麼。”

“不是的，小小一點效勞，就要受你情份，實在過意不去。”



“唔，不要客氣，不嫌少的話就請收了。你要客氣就見外了。”

“不是客氣，實在不敢當！”

“狄先生收了吧，五〇一既然一定要送狄先生，’德孫勸看守。

“真是無功受祿，如何敢當？”

“五〇一真心送你的，你不收到覺得太頑固了。”德孫又說。

“那末，五〇一自己不要着嗎？”

“我還有呢。”正生跑到床前把包袱裏的衣服解出來，抖了開來給看守看。

“狄先生不必再客氣了。”德孫說。

“既然胡先生一定要送我，我也不能太不識趣，真是却之不恭，胆大受了。”看守說着手在解號衣的鈕扣，頭向中央張望，張望了幾下，很迅速的用鑰匙把門開了，把號衣褪下來，很迅速的走進來把正生手裏的棉襖接去穿上身去，又仍把號衣穿了上去，身上拍了幾拍，扣好了號衣的鈕扣，自己看了一下自己，又執着鑰匙很優預的踱

了出去，又把門鎖上，頭張在門洞上道謝，‘謝謝胡先生！謝謝胡先生！你的事情今天晚上來不及，我明天一早就到科裏去說，那點小事情科長是可以相信我的。胡先生放心好了。’

正生和德孫笑着向他點一下頭，等看守走了，正生和德孫又互相看了一看。笑了一笑，德孫輕輕的很滑稽的學看守叫了一聲‘謝謝胡先生’笑得正生捧着肚子坐在床沿上，又不敢笑出聲，怕被守聽見。

### 三

第二天一早姓狄的看守來上班，也不知道他去科裏報告沒有，他把鑰匙在門上敲了一下，正生知道他有話要講，便從床沿上立起來跑上去，面對着門洞。

‘狄先生，早。’正生先招呼。

‘唔，早！’守點點頭。

德孫也慢慢的走了過來，立在正生旁邊，張

開着口笑嘻嘻的：

“狄先生，昨天五百零一的事情成功了沒有科長答應嗎？”

“哦！那事情，……”看守仰着頭思索了一刻，“哦，成功了成功了，有我去講科長沒有不答應的呢。——昨晚上下班我就去見第三科長，第三科長坐在搖椅上正在喝紅茶，手裏託個七分滿的玻璃杯子下半截像血一樣的紅。科長正執着杯子一挑一挑的送到嘴唇上要喝，我却跨進去了，他停着杯子問我什麼事。我回他說：‘報告科長，我站的監房裏的那個五〇一，胡正生，他性氣倒好，他叫我替他向科長報告，派點工給他做。不曉得科長能不能答應他？’我說了，第三科長點了一下頭，把玻璃杯裏大半杯滿的血一樣的紅茶骨噏骨噏喝了下去，抬起頭來回答說：‘好的囉，這個犯人真是守規矩的就給他做工好了。’於是我又說：‘那請科長放心，五〇一是頂守規矩的。’第三科長說：‘好，好的，既是你這樣講，你的話我相信的，就給他工做好了。他會做什麼

呢？我馬上回答他說：‘他什麼事情都高興做的。’第三科長聽着點了一點頭：‘好的，你明天上班去問他高興做什麼就調他去做好了。現在除了織布工場以外，其餘都可以添人的。’第三科長講完了，我行了個舉手禮就退出來，我走到門口回頭看一看第三科長，第三科長笑嘻嘻的眼光在我身上轉旋着，他在目送我呢。”

看守說：“吁了一口氣，他自己也佩服自己說謊的本領了，竟說得這樣連貫。‘哈哈！成功了！成功了！’德孫歡喜得拍手拍腳的。

“謝謝狄先生！”正生恭恭敬敬的。

“這點小事情，何必講謝呢。”看守淡然的說，好像正生的感謝他是受之無愧。

“你們先生當中，狄先生真算頂好了，託你的事情痛快得很，一做就做好了。”德孫贊美看守。

“唔，不見得，不見得！五〇一是很有身份的，對他的事情是特別巴魯，所以當天晚上就去

說了。要是那些整三強盜的話，我倒要延擱幾天，說不定也會忘記去。五〇一的事情我是特別放在心上呢！”看守得意揚揚的說。

“又巧逢着狄先生在科裏有點面子，所以一說就着。要是別個看守，他雖然存心要幫忙，但是科長不答應，有心沒力，也是沒用的。”

“那倒是真的！”看守對着門洞笑開了口，口裏韭菜的臭味直沖進正生的鼻子裏，正生幾乎嘔了出來。

“胡先生，你高興做什麼事的？”大家靜默了三分鐘之後，看守問正生。

“我是任便。講不會，又樣樣覺得會，講會，在外面却都沒有做過呢。”

“這裏的事情都要用力的，只要有力氣，什麼事情都一學就會做。”德孫插嘴說，說後看看正生，又看看看守。

“我任便什麼都想做，”

“我看是選開心一點的事情做。”德孫插口說。

“那末調你燒飯那裏去吧。開飯的時刻，她們女監裏也送飯去呢。”看守笑着。

正生笑了一笑沒有答覆。

“好的，好的，那是頂好的位置，就怕你喫不來苦，是需要大力氣的。”德孫對正生笑。

“那是東跑跑，西跑跑，很開心的，並且飯也多喫點。就怕你力氣沒有。”看守再說。

“那不怕！——好巴，在牢裏沒有法子。”

“既你自己願意，大概明天科裏就調你去做。”

#### 四

正生每天夜裏回監房睡，白天就到炊場去燒飯。他的力氣小了一點，但是有看守先生招應，倒也不覺得苦，事情雖然少做了點，對他的位置也不生什麼問題。飯呢，現在他喫二十五兩了，有時候乘着看守眼睛看着別處，也可以順手偷一把飯塞下嘴裏，但嘴不能多嚼；祇抿了兩

抿就吞咽下去的。不然被看守看見了，那是不得了呢。

有一個犯人，他背上的番號是九〇四，他到炊場才一個月的樣子，他的皮氣太剛強了，一個姓李的看守向他借一雙襪子也不肯，姓李的守便記了他的仇。

有一天，天氣是初夏天氣，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大家在把飯盛到磁鐵罐子裏去，盛了一罐稱一罐，稱好了又一罐一罐的並列在木架子飯担裏。正碰着姓李的看守的上班，看守坐在屋內覺得熱悶，他把號帽執在手裏扇風取涼，還仍舊不能解去熱悶。看守從高凳上爬了下來，在窗口前站着，站了一會他又走出去立在門口當風的地方，把號衣的紐扣解開來，袒出胸部取涼，肩膀上的刀疤癢也露了出來，胸前也有幾處刀砍的疤痕，看來這個看守是什麼綠林好漢出身，否則這許多刀疤從何而來呢。姓李的看守把兩衣襟扇了幾扇，扣了第二個紐扣，帽子拿在左手裏一揮一揮的扇着風，暢着懷踱回到炊房裏去。

犯人們早晨四點半鐘就上炊場做事情，他們還只在昨天下午三點鐘喫了二十五兩飯，（號稱二十五兩，實在稱起來，連瓷罐在內也不過十五六兩。）到今天十點鐘，已隔二十點鐘沒有喫東西，再加勞動了七八點鐘，肚子的飢餓已到了不可忍的程度。酸臭的黃米飯並且還攪下了碎煤屑，簡直不如豬的食料，但囚犯們還出於偷喫這豬食料的一條路呢。炊房裏共總九個犯人，大家圍着鍋子，右手拿一把飯鏟，左手拿罐子蹲着，一罐一罐的盛飯。起初姓李的看守高高的坐在高凳上監視着；大家只能流着口水，硬忍着餓。後來看見看守從凳上爬了下來，大家像有了轉機，便預備下手，有的把額上的汗珠捋了幾把，有的吁口氣把腰伸了一伸，九〇匹蹲在門角落裏也立起來直了一下腿後又蹲了下去。看守走到門口的時候大家便在轉念頭，預備動手了。當看守解號衣的鈕扣，腳剛剛跨出了門，看守頭掉回了來看了一下，犯人還很用力的在盛着，有幾個犯人斜轉眼珠偷看着看守。看守再跨出一



步立在當風處，這時候犯人的右手仍執飯鏟不放，但左手放了一個盛好的飯罐子去另拿一個空飯罐子的時候，他們却不就拿空罐子，却先揸了一把飯塞在嘴裏，自然沒有嚼的時間，嘴抿幾下就吞下去了。

罐子和飯鏟相觸的聲音雖仍咯鹿咯鹿的響着，但都是犯人們有意製造出來的，並不是因盛飯而起的聲音。坐在靠近門口的幾個犯人，他們眼睛斜視着門外，右手把飯鏟在空罐上輕輕的觸動，使發出相碰的響聲，左手却把飯一把一把揸了塞到嘴裏去。坐在裏面的看見門口的犯人揸一把他們也很快的揸一把。在看守走回來的時候，門口坐着的那個犯人揸了一把馬上又還了下去，拿了個空罐子執在手裏，大家都看見了，可是九〇四倒眉，沒有留心，正揸一把送在嘴裏，看守已經立在他面前了。九〇四含着一口飯嘴又不敢振動，咽又咽不下，面孔緋紅的急得沒有法子。

看守走上一步，在九〇四臉上很重的擊了

一掌。九〇四頭一仰口裏的飯都噴着出來，蹲在地上不敢動，兩粒眼珠水汪汪的看着看守。

“豬彘！”看守連擊了兩掌，牙齒縫裏血都打出了。又當着九〇四的胸口踢了一腳，九〇四被踢倒了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雙手捧着胸部，眼睛一盼一盼的望着看守爬不起來。

“王八蛋！豬彘！你在外面偷東西偷慣了，到這裏來還不改！”姓李看守跳腳跳手在罵。

“李先生！……饒了我吧。”九〇四眼睛閉了一閉，眼淚便擠出來了。

炊房裏的犯人的心房都跳動着，但沒有一個人敢看一眼，都像沒有發生事故一樣還是很勤快的盛飯到罐子裏去。

“豬彘！你這個豬彘！”看守手點着九〇四。

“……”九〇四撫了幾下胸部，嘴一斂一斂的似乎很痛的樣子。

“豬彘，打你這個豬彘？哼！”看守把袖子捲起，“賊骨頭，你偷東西偷不厭的！賊坯！你飯都偷了！”

“……”九〇四躺在地上聽着他罵，眼睛一光一光的看着看守。

“喲，豬糞！你就這樣躺着不起來嗎？”看守走前半步，又提起腳來預備踢九〇四的腎囊。九〇四見來勢太猛，並且穿了皮靴的腳踢在腎囊上，是要送命的。

九〇四條的爬起來，看守的腳已發出了，踢在九〇四的右腿上。

九〇四捧着右腿一拐一拐的走到看守面前跪着求饒道：

“李先生！饒了我吧！——我沒有什麼地方得罪過你老哪！”

“豬糞！王八蛋！你說我是報仇嗎？！豬糞，豬糞，得罪過我才好責罰你嗎？”看守氣得跳了起來。

“我不敢那樣說喲，是李先生聽錯了。李先生，饒了我吧。”九〇四哀求。

“明明你說了，還說我聽錯了。豬糞，我要報仇還要等這個機會嗎？我是要打你就打你的。高

與打就打你這畜生。畜生！豬糞！”看守罵着又在九〇四的腰部捶了兩拳。

九〇四忍不住痛，又倒臥在地上喔喲喔喲的叫着。

“哦哦，饒了我吧！李先生！……上天保佑你多子多孫喲！”九〇四在地上痛得打滾，發出微弱的聲音，淒慘的聲音。

看守眼珠子突了出來，滿臉急得通紅的：

“畜生！你打趣我起來了！我不要上天保佑，上天保佑你多偷點東西罷！豬糞，畜生！你這王八蛋什麼東西都偷，連飯也偷了，可不是你尋死嗎！我饒了你，人家曉得了倒說我買賄呢，並且我也不願饒過你這畜生，豬糞！”

九〇四臥着聽看守罵。

“豬糞！——”看守又罵下去了。

“李先生。”九〇四應着。

“哦！我叫豬糞你就叫李先生！混蛋，你罵我是豬糞嗎？反了！反了！”

看守說着氣虎虎的向門外走出去。

“李先生！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要向你討饒喲！”

但是看守並不聽他的話，看守一壁走一壁叫着：

“反了，反了，有犯人罵先生豬糞的了。好兇的犯人喲！反了，反了！”

姓李的看守在門口這樣一喊，鄰近炊場的看守也趕來看，但是看見沒有什麼，祇是打犯人的一回事，便歪一歪眼睛走了。

九〇四見姓李的看守出去了，他想立起來，爬了起來又跌了下去的兩三次，最後他只能在地上坐着。

姓李的看守跑得飛快的回來了，手裏拿了一根臂膀粗的三尺多長的木棍，破口罵着衝進門來：

“狗男女養的賊種，偷了飯喫，我講了幾句就罵我豬糞！”看守執着棍子遠遠的描了一下，“我打你這個賊坯！畜生！豬糞！”

看守衝到九〇四的面前，九〇四看來勢太

兇猛，並且監獄裏看守打死囚犯是常常有的事情。九〇四祇雙膝跪在地上求饒，雙手合十着，但這仍舊消不去看守的氣。看守雙手舉起木棍高高的下落去打九〇四的頭，九〇四頭一偏，木棍落在右肩膀上，肩膀都打落了。九〇四急得沒有法子，他逃向左邊躲在正生的胸前蜷伏着：

“救命喲，救命喲！”不敢高聲，輕輕叫着。

正生看那大木棍一下就可以打死人的，自然不敢放他打，手衛護着九〇四，抖抖的聲音代九〇四求命：

“李先生！饒了他罷！”

看守却似乎沒有聽見正生的話，發怒似的叱正生：

“五〇一，跑開，跑開！”

九〇四蜷伏着混身挑動着戰抖，臉上嚇得灰白了。正生還是求看守：

“李先生看我面上，饒了他罷！”

“哼！你什麼東西！看你面上？你，我也要打呢。你們這些囚犯，都是混蛋！跑開！快些跑

開。不跑開我打你了！”

正生眼淚滾下來了：

“李先生，饒了他罷。這大的棍子要打死人呢，饒了他罷！”

“你不跑開去嗎？我要打你了。打死囚犯譬如打死一隻狗，給他活了放出去還是偷東西的，打死了倒替衆人除了一害。——你不跑開嗎？五〇一？”

“這棍子無論如何不能打人，要打死人的！求求李先生，饒他罷！”正生臉紅紅的說。

“豈有此理，我打人干你什麼事？你不跑開，我打你了。”看守高高舉着木棍作描準的姿勢，像要打下來的樣子。“不跑開去嗎？你倒是個愛管閒事囚犯！”

“打也祇能任你打，九〇四已經傷很重，再打不起了。”

“喔喲喲！你真管我了！”看守氣得滿臉由紅變成青色。

“……”正生來不及回答，看守的木棍已打

了下去。正打在正生的右手背上，右手背的皮被打破了血也迸流出來了，一滴一滴的流在九〇四的頭上，九〇四伸手在頭上摸了一下，手上滿沾了血漿，抬起頭來看正生的手，血出得更加利害，如注的流着了。炊房的犯人都都停了，呆呆的看着，大家都跪下來，有幾個只是跪着，有幾個像九六三，四六七和〇〇八還說了許多討饒的話。

九六三說，“李先生，你慈悲慈悲，饒了他們罷！唉，李先生！”

四六七，“五〇一也是爲好，何必把他的血都打了出來呢？！”

〇〇八，“李先生，你何不報告科長去，就算喫了點飯也值得這樣毒打人，犯人也是人呢。李先生素來很仁慈的，今天何必這樣兇惡！”

“喔喲！你們一批混蛋都來了，好不氣死人啦！”看守氣得暴跳起來，掉轉身舉起木棍隔着蒸飯大木桶向〇〇八的頭打下去。

〇〇八是無期徒刑，在外面和人家鬥氣用



斧頭砸死兩個人來監禁的，他的皮氣素來暴躁的很。看守打九〇四他心裏已經不快活，怪看守太不在情理，偷點飯喫也是小事，何必這樣毒打，後來看守又把正生的手打得流出血來，他的心房真暴裂了，所以說了上面所說的幾句話。現在看守居然舉起木棍來打他，他真是忍無可忍了。

“媽的！”〇〇八忽然立起來大喝一聲，奪了看守手裏的木棍。又喝一聲“你媽的！”高高舉起木棍向看守的頭打下去。

看守想不到〇〇八會奪他的木棍，更想不到〇〇八奪了木棍還要打他。看守來不及躲避，撲的一聲，捧着頭倒在地上打滾，雙脚一蹬一蹬的伸着。

“媽的！”〇〇八火虎虎的把木棍擲還到看守身上。

看守頭上流了一大灘血，腦漿也流出來了，在地上打了幾個滾，脚蹬幾下就不動了。

〇〇八恨恨的似乎還要再打幾下才消悶

氣，嘴唇還在一動一動想再罵看守幾句，氣虎虎的立着。

全炊房都沉默了，大家跪在地上發抖，爬不起來。

大家神志略略恢復了一點，九〇四忽然擡起來：

“朋友們！你們大家說是我打死的，千萬不可以說別人！”

正生走上去摸了看守幾下：

“人沒有用了，你們還是說我好了。”

“你們都快期滿要出去的，我橫豎沒有日子出去，還是我自己認了的好！”〇〇八搶着說。

“我們逃吧。”四六七輕輕的說。

“一出炊房門就是三個巡邏肩着槍立在場上，逃到那兒去？”〇〇八很鎮定的說。

“但是不等一刻就有人來巡查，事情馬上要發露的。”四六七聲音發抖的說。

“你們大家都說忙着盛飯，不曉得那件事，自有我承擔，我譬如自殺了罷了。”〇〇八堅決

的說。

“不，不，萬萬不能你承當，事情爲我發生的，應該讓我承當！”九〇囚悲慘的。

“不，不，你們都萬萬不可承當，〇〇八有特赦和假釋的希望；九〇囚明年就要放出去，你們家中都很盼望的，一定要珍重着；我是沒有家的，並且我又是個不會做事情的人，讓我去犧牲吧。也好讓我在法庭上公開出這些走狗們的黑幕，使社會明瞭我們的痛苦！”正生激昂慷慨的說了又看看躺在地上的看守，“哈哈！朋友們多痛快啊！多痛快啊！”

## 五

漫漫的黑夜罩住了大地，科學產生出來的電燈却照着殘酷的看守去殘踏囚犯。九個被認爲鬧事的囚犯腳上釘兩付鐐，手用麻繩反綁在背後，防他們商量口供，把他們一個人一間的分開來監禁着。

夜闌無聲的時候，C科長祕密審訊鬧事的九個犯人，D看守長和典獄長旁聽，C科長的辦公室，做了臨時祕密審訊庭。公案等等都是現成的，C科長坐在正位上，典獄長坐在右邊，D看守長坐在左邊。公案前面分左右兩排立着六個看守，C科長背後立兩個看守手裏握着廠殼鎗。

門外叮噠叮噠的腳鐐聲漸走漸近，兩個看守拖着一個綁結實了的囚犯走，三七一哀求走慢一點。一個看守叱了一聲，“豬糞！你要槍斃呢！走慢點！”走到C科長的門口，看守叱一聲“進去！”三七一脚上有兩付鐐不好跨戶限，手又綁在背後，不能用手爬進去，停立在門口。

“豬糞！進去！”跟在三七一背後的看守在三七一背上搥一拳，又在他腿上踢了一腳，三七一跌了進去，打了幾個滾，才自己立起來。跟來的兩個看守在門口守着門，三七一向C科長鞠了一躬，立在公案前面。C科長眼睛睜視着：

“你多少番號？”

“三百七十一。”三七一嚇得發抖的。

“叫什麼名字？”

“叫馬德福。”

“你犯什麼案來的？”

“我，我是奸誘。”

C科長忽然很和氣的放低聲音，像待貴客的樣子：“你爲什麼打李先生呢？把理由講出來，我可以想法子開脫你的罪。”

“科長！我，我不曉得，我正在盛飯，他們只一下就把李先生打的躺在地上。”

“你盛飯難道這事情也不關心？”

“我什麼時候都不管閒事。”

“不管閒事是好的。”C科長向典獄長點了點頭。

“……”

“當場有些什麼事情，你總有一點曉得，你把你所曉得的，照實告訴我罷。”

“科長，我一點都不曉得。”

“不，你應該曉得，你講罷。好好的照實講，我把你的繩子解掉，你有秩序地講吧。”C科長

又吩咐看守：“把他的繩子解掉。”

立在公案面前的一個看守上前把三七一反綁着手的繩子解掉，又退立在原位上。

“講罷，”C科長笑了一笑，“朋友，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這要是你做的，你就承認下來，要是另外一個人，你也要老老實實告訴我們。”

“當然不是我。我也不曉得另外是那一個。”

“哼哼，你都不曉得？你沒有在炊房裏嗎？”

C科長眼珠突了出來。

“在炊房裏的，但是我不曉得他們的事。”

“既不是你自己，你講了和你又沒有關係。並且你講了出來，我們還要特別優待你呢。你講了，我們替你辦假釋，放你出去。”

“科長的好意我當然感激，可惜我實在不曉得，叫我無從講起呵。”

“這畜生，糊塗東西！等一下再問他。”典獄長對C科長說。

C科長吩咐把三七一帶下去。這樣的平泛的九個人都問了一遍，他們覺得九四二，七三

六，二七九和一三五是沒有關係的。第二遍覺得四六七和三七一也沒有關係。但是却問出了三個正兇手；五〇一，九〇四和〇〇八，他們三個人都說姓李的看守是自己打死的，和其他的人沒有關係。

第三遍問的時候形勢就嚴重了，立在C科長背後的兩面看守把駁殼槍向前瞄準着，像待時而發的樣子。

“你們這三個當中一定有兩個不是正兇手，你們自己照實說，不要無緣無故替人家担罪。打死人的事情不是玩呢！”

“科長！是我打死李先生的，我和李先生本來有私仇，這次把姓李的打死了，我是死也甘心！此外沒有別的話好說。”

C科長又命令把〇〇八帶下去，提五〇一來問。五〇一的供詞也和〇〇八不相上下：

“科長，你不要多問的，姓李的是我打死的，我打死了他精神還覺得很舒暢呢。別的話我沒得說了。”

“送你地方廳好吧！”

“好的，科長！殺人的抵命罷了。”

“你到地方廳有沒有別的話要說？”

“沒有。”

“假如有，就不如在這裏先說。否則你把這裏的事情去瞎說一陣，那你就有苦喫了！”

“唔！好的，好的！我不說也使得。請早些送我去定罪吧！”

典獄長點了點頭，D看守長看一下五〇一，C科長便命令把五〇一帶下去。

九〇四更結結實實的問不出第二句話，祇有一句人是他打死的。

典獄長C科長和D看守長會議，最後決定明天備文呈請地方廳派員來監審訊，因為典獄長的大哥在地方廳當推事，這一點是有把握可以弄得轉的。



明天的午後地方廳派員檢驗了之後，便在昨天晚上C科長審訊的原地方，擺起公案來審訊。正生他們三個人以為那個人也是監獄裏的人，所以口供還是照昨天的一樣，問來問去都是和昨天一樣。後來那個法官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問，還是問不出端倪。最後法官搖了搖頭，“你們三個人算是合謀打死姓李的看守罷。”

三個囚犯聽了瞪視着答不出來，法官命他的記錄照着他那句話擬了個供詞，便硬逼他們三個囚犯畫了供。正生還以為不關重要，他心裏還在打算到了地方廳如何的把監獄裏的醜事宣揚出來呢。

在這天晚上十一點鐘，他們三個人便被秘密的拖出來槍斃掉了。

據後一天的報紙上的記載的大略是：

“……×××，×××，×××，……合謀越獄，聚衆暴動，毆斃管獄員。……驗明該三犯×××，××××××。正身……刑場，槍決……”

